

陸陳二先生文鈔



05188

陸 陸 一 一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安道書院藏版

確庵先生文鈔目錄

卷之一 講義

聖經講義

時習講義

不違仁講義

水繪園講義

印溪書舍講義

白鹿洞規講義

卷之二 說書

治病說

五祀說

忍庵說

確庵先生文鈔目錄

陸宗程師程字說

辭玉峰瀾溪諸君援留書

報李映碧廷尉書

為王長源與鄧士論文書

卷之三 序 贈序

婁江志序

為王長源誤景陵縣修學序

為王長源誤孝感縣志序

為王長源誤黃梅縣志序

為王長源題人模樣序

洞庭東山翁氏世譜序

喻嘉言先生醫書全集序



續高士傳序

諸忠紀略序

紀善錄序

不欺錄序

旌孝編序

切已錄序

講學紀事序

殷介平質言錄

讀藏書日記序

東日堂藁序

吳匡威先生詩序

黃攝六詩序

確庵先生文鈔目錄

陸桴亭詩序

周俶文詩序

孫雪屋詩序

晚香亭集序

陸桴亭論學酬答序

減庵文集序

菊隱先生文集序

古今四書論選本序

李忠毅公落落齋集序

澹甯齋全集序

聖學入門書序

嵇人全秦游草序

孫岷自遺詩序

送林衡者序

送家謫公歸上谷序

送二勝和上游武夷山序

優聞守鏤隱庵序

乞米奉養萬夫人序

卷之四 記 銘

講院碑記

周吳行人伍公廟碑記

重修雙鳳鎮關公廟記

重建尉遲土地廟記

昆湖毛氏祠堂記

確庵先生文鈔目錄

貞道先生祠堂記

靜觀樓記

竹屋讀書記

同善義田記

新劉河銘

卷之五 傳 行狀

贈大理寺卿高忠節公傳

張文學傳

王備公家傳

爲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

寒谿子小傳

封淑人錢氏家傳

吳節婦傳

蘇節婦傳

顧節婦傳

尊道先生陸君行狀

卷之六 墓碑 墓表 誌銘 弔文

顧太學碑文

明進士陶庵黃公墓表

知崑山縣郭侯墓表

孝節先生錢君墓表

蔣孝子墓表

明文學彥淵馮君墓誌銘

崑山王義士墓誌銘

確庵先生文鈔 目錄

孝子呂石英節婦龔氏生死合壙誌銘

弟李平子文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合肥蒯德模校栞

同里後學葉裕仁編次

聖經講義

古人爲學有大學有小學八歲入小學是教人學洒掃應對事親敬長詩書六藝等事十五歲入大學是教人學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等事教者舍此無以爲教學者舍此無以爲學譬如百工技藝畢竟要守定規矩準繩一般蓋古人爲學與今人不同今人只是讀書作文應科目爲舉人進士古人只要明道理通經術爲天地間一箇有體有用的正經人故千言萬語只是講得做人的道理今人看書只講做文字卻不曾去講做人然學者若曉得做人的道理即便曉得做文字的道理如走過道路山川草木耳聞日見說去便覺十分親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一切比懸空想像的不同其實爲聖爲賢便是舉人進士的階梯不要看做人是一路做文字是一路何謂做人的道理只纔所云小學大學便是諸子中有年當入小學者有年當入大學者小學工夫其大綱盡於夫子入孝出弟數語其節目詳於文公所集小學中大學工夫只此聖經便是先儒論讀書之法謂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蓋大學比語孟不同語孟是就事論事大學却有閒架有節次分明是替人做一箇腔子使人按著腔子逐件去填實他而今且把來反覆詳究融會貫通依他做去其中大頭腦只是明德新民四字盡之止至善不過是明德新民之極致只爲恐人不曉得如何明德如何新民故又於其中分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來今愚又恐人誦習既久看得平常了連八條目亦未能體

貼得近裏著已故又分出幾條作爲日程定一箇遷善改過
的法則蓋自己能遷善改過便是明德能勸人遷善改過便
是新民自己遷善改過與勸人遷善改過必要事事循天理
無毫釐未當便是止至善知此爲正經道路認真做去便是
知止志乎此而念念在此便是能定守定此不爲聲色貨利
流俗誘侮所動便是能靜守定此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
而不自得便是能安守定此其行事自然善多過少臨時又
詳審一番便是能慮直至有善無過便是能得然工夫必先
在格物不格物不能致知便恐認善爲過認過爲善格物者
格其孰爲善孰爲過而遷之改之也其工夫又莫重乎誠意
不誠意則見有善遷也得不得見有過改也得不得不改也
得此之謂自欺誠意者善無微而不遷過無微而不改也正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二

心則於善之中又要無過不及脩身則欲我之一身有善而
無過也齊家則欲一家之人大家遷善改過也治國平天下
則欲國與天下之人大家遷善改過也新民之功至平天下
而極但古人平天下是要人革面革心變化氣質比屋可封
今人平天下不過云海內殷富人民又安而已是古人富教
並行今人却只說得富字忘却了一箇教字所以古人設官
大司徒之職終日急急以教化爲務試讀周禮大半都是教
民的事今人則全然未及不知何謂天下平須如上文所云
明明德於天下方是天下平也然其開徹上徹下成始成終
又只是一箇敬字先儒云一敬立而萬善從之故日程之法
挈敬勝怠勝分數於每日之首敬只是求放心或心起妄念
耳聽惡聲目視邪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不以禮皆

是放心須是刻刻提醒戒慎恐懼使湛然清明有壁立萬仞
氣象入小學的正好趁此童蒙時養成聖賢胚胎入大學的
以前不曾做得小學工夫正好剗住腳跟栽培後來根基填
補前日欠缺所以說徹上徹下成始成終只是一箇敬字某
當初十年前也與同志數人力行此道十日便考課一次頗
有所得只是間斷時多到今年近四十不能十分長進兩年
在潭上也曾勸勉友人用力於此今來湖上復得同志如諸
子輩卽此便知德不孤必有鄰可見心同理同人性皆善所
以今日與諸子講明聖經便要明德新民自今日始只看經
中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則知大學工
夫不要看作帝王卿相之事不肯直下承當但要承當此事
亦不是空空講論欺世盜名得的今人儘多講學頗爲有識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者掩口胡盧昔聖人亦以學之不講爲憂不知古人講學不
是登座說法只是互相切磋研窮義理而今且莫說箇講字
只說箇學字大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也只是學孔子十
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也只是學某也學諸生也學
諸生有過某正之某有過諸生正之只是腳踏實地做去盡
得下學工夫自然有上達時節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分只在善不善
之間可不畏哉願與諸同志篤信而共勉之

時習講義

今日同志講學有三十五人可謂盛矣夫子曰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聞義能徙是遷
善不善能改是改過遷善改過便是修德修德必要講學可

見講學是廢不得的譬如行路一般先要曉得這條路然後從南的從南從北的從北走得路頭不錯但古人講學與後人不同古人講學不過賢師良友相聚一堂把天地間義理古今名物象數講求討論與夫終日所言之言所行之事一動一靜互相勸戒正其所得考其所失這喚做講學卽如學庸論孟那一句不從講學中來的後人講學未免蹈襲禪門套子聚集徒衆登座說法樹立門戶黨同伐異大率口耳之學與身心性命絕不相干甚至爲名而不爲實爲利而不爲義較之戰國處士橫議晉人清談有何分別所以三王之後張江陵執政禁絕道學原是講學的不是故講學必要躬行能躬行又能講學固然知行並進若能躬行就不講學也不妨但講學而不能躬行這流弊便不可勝言爲此前日二月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四

朔日承恤功兄使來見招已後又每次虛左以待不佞不敢與者只恐犯了這箇病痛然說便是如此說且看世間人儘有賭博的儘有酗酒宿娼的儘有燒香惑衆迎神賽會的難道講學的到不如此輩諺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把聖賢書籍時常講解畢竟還有些顧忌今人罵道學是假道學假道學便是僞君子僞君子畢竟勝是真小人宋時濂洛諸先生倡明道學培植許多人才宋季便有無數忠臣義士萬歷年間如高忠憲顧端文諸公講學東林後來遇著瑞禍畢竟多正人君子可見講學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無負於天下國家的今日諸兄在此且將時習一章講究一講究見得聖賢教人爲學的大意夫子開口便說一箇學如何喚做學學者效也人不能盡如堯舜一般的生知自然要效學那古人之所

爲如爲子當孝自己不能孝須效學古人之所以爲孝方是
箇孝爲弟當悌自己不能悌須效學古人之所以爲悌方是
箇悌爲臣當忠爲友當信也都要效學古人方是箇忠方是
箇信如今人學醫學卜學射御學農賈都喚做學然下邊必
要添一箇字只爲他當不得這箇學字惟吾儒獨當得這箇
學字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以來都是這一箇學字到
後來學又不同了有莊老之學有楊墨之學有管商之學有
申韓之學有蘇張之學都與吾儒之學相去懸絕了不但如
此就是吾儒之學其中也有不同的如馬鄭之學止於訓詁
韓柳之學止於詞章都與身心無關這學都不是了畢竟如
何是學只是大學上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這纔是學如何喚做時習一日之中共有十二時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五

一刻不可放空註中說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不但
如此非禮勿視就是視的時習非禮勿聽就是聽的時習以
至終食之間不違仁是食息的時習行不愧影寢不愧衾可
知行住坐臥時時要習譬如天道一般天行一日一周明日
又一周一呼一吸之間天已行過八十里了若氣化流行一
刻間斷如何繫得日月星辰如何行得春夏秋冬如何生得
飛潛動植所以古人說賢希聖聖希天畢竟要與天道相似
纔喚做時習如今人便未免有苟苟安的意思他道做一箇無
罪過的善人便足過了一生何必定要爲聖爲賢不知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假如一室之中偶然動了淫心若沒有婦女
當前便僥倖過了若適然有此那裏象得古人閉戶不納坐
懷不亂偶然動了貪心沒有財貨當前也僥倖過了若適然

有此那裏象得古人還帶還金可見今人只是不曾遇著大節只算僥倖過了一生譬如守城一處防衛不足賊寇便可攻破譬如治河一處蟻穴穿漏便可成懷山襄陵之勢所以工夫要做得密一件不可遺漏要做得久一刻不可閒斷周易上說終日乾乾夕惕若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就是這箇意思如何說道是說人所未知的我能知之人所不能行的我能行之自家覺道有得於心取之左右逢源自然優游泮奐豈不是說如何喚做朋友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是不介而自孚不謀而自合的如賭博的就有賭博一流人爲朋友淫蕩的就有幫閒一流人爲朋友好詩文好寫字寫畫就有這幾等人爲朋友果然學道也就有學道一流人爲朋友果然時習就有時習一流人爲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六

朋友南海北海此心此理無不相同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所以說自遠方來此時如有勝是我的便可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不如我的我便可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豈不大樂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愠古人成已便要成物明德便要新民學問已成便要去致君澤民見之行事譬如做一箇名醫自然要人請他做一箇良匠自然要人喚他做一箇有體有用儒者自然要君相用他但只是隨遇而安不可有一毫意必固我意思愠也不足十分忿怒只是心有所不足氣有所不平這便是動其心了便是怨天尤人的根腳這就是子張聞達之辨孟子有本無本之論此處煞要看得分明如何喚做君子聖門如子張

未免干祿子路未免慍見他是大賢尙然如此能不知不慍便是易經上說的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已是潛龍地位了豈不是君子總之這一章書人人讀得人人不能行得就是夫子生平發憤忘食好古敏求也不過是時習三千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也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就是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也是這工夫學者也是這工夫只是目前氣習有三件極不好的與這書相反一是鬪牌與時習相反一是結社與朋來相反一是鑽刺與不慍相反向來鬪牌江南不過馬弔江北不過鬪虎有能的有不能的有喜的有不喜的近日變而爲鬪戳有許多巧妙在裏邊遂至窮日累夜廢寢忘飧所習者無非機械變詐這不是與時習相反前輩結社如張天如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七

楊維斗諸公原是以文章爲主而聲氣自通尙然有務華絕根之慮近來結社全然不講文字只是釀錢聚眾看戲飲酒搬鬪是非雌黃人物而已以勢交者勢盡而交疎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絕豈不是與朋來相反世俗只重科舉要求科舉或乘父兄朋友之便稍爲提攜援引亦自無碍當初韓退之亦上宰相書也要人汲引但今人全廢讀書但去東奔西走奴顏婢膝去求薦牘豈不與不知不慍相反此三件在座的朋友都是高明未必有犯此病者但恐悠悠忽忽苟且過日者亦未必不有這就不能時習不能時習怎能得朋來怎能得人不知而不慍做到君子地位所以必先要時習時習只是致知力行顏子說博文約禮博文是知約禮是行子思孟子說明善誠身明善是知誠身是行漢儒說尊聞行知尊聞

是知行知是行宋儒說窮理持敬窮理是知持敬是行今也不要說致知力行前夜在台南兄齋說的只是一個讀書做人說了致知力行便是腐儒的迂話了難道說了讀好書的做好人的還笑他迂腐不成但既說讀書則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十三經二十一史那一件不當讀既說做人則凡爲孝子爲悌弟爲忠臣爲信友那一項不當做然也不是空去讀空空去做的須有一個規矩準繩須有一個法則當初袁了凡先生有功過格劉念臺先生有證人社約文介石先生有儒學日程這都是讀書做人的規矩準繩時習的法則今不佞又參酌三先生的定爲大學日程半月一考較以此治己亦以此治人功夫能進則對天地而無慚工夫若退則對師友而有愧然這箇工夫也不要看做苦難了爲學也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八

不是印板道學泥塑木雕一般的卽看這說樂不慍胸中何等洒落氣象何等開闊如曾點沂水春風程子傍花隨柳王陽明在天泉橋上與諸門人投壺擊鼓何曾拘泥太過只是要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月異而歲不同便是願諸兄從此篤信好學身體力行方不負了不佞一番說話方不枉了恤功一片熱腸

不違仁講義

舊歲八月十六日在此講學彈指之間已是五個月有餘了回想起來這五個月中若是讀得幾卷有用的書做得幾件有益的事不但襟懷洒脫就是夢寐也安穩若五個月中不曾讀得幾卷有用的書不曾做得幾件有益的事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了古人道得好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真個是

流光迅速如箭如梭且看天地氣化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沒有一刻停留吾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也是如此須要曉得精神狀貌也不是忽然壯忽然老的也是日復一日積漸去的今日老於昨日明日又老於今日刻刻在那裏變遷刻刻在那裏衰謝過了一日此生就少了一日說到如此覺得凜然可畏就是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已是不及了聖門最好學可師可法的只有一個顏子夫子時嘗稱道他只看這章書說他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不能彀及他這是何故蓋顏子天資既高學力又到三月之久其所存所發未有一息間斷其餘諸子也在那裏求仁只是已得而復失暫明而終蔽間斷時多或一日至於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至於仁不能月月如此所以只得讓顏子做了聖門第一個高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九

弟這個不違仁要與前面無終食之間違仁參看若是食息起居行住坐臥略有一毫放心便是違仁了違者背而去之之謂蓋仁心所自具之理卽心是仁本非二物原不要外面去尋一個仁來所以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一息間斷便似背而去之一般如今看起來顏子之仁如何一定有個做工夫處莊子說心齋坐忘這還不切實只是一個克己復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克己復禮也只是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可見顏子只是個遷善周易上邊說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顏子只是個改過但今人於善未必能擇能擇未必能守於不善未必能知能知未必能不復行所以不

如顏子其實除了遷善改過更無求仁之法卽如頃聞諸君子對聖像自書其過須要就似嚴師在前有一種痛自刻責的意思又如犯了罪官長懲治一般有一種惕勵自新的意思不要今次如此後次又如此看做虛文套子果然能真實爲己不患不到顏子地位但這仁字也要講得一個明白夫子罕言仁不是不言仁只爲仁道大而難言故不肯輕易說然四書中說仁處儘多仁只是一個無私而合天理今人作事無私心的未必合天理合天理未必無私心夫子之門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之才夫子皆不許他是仁如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亦不許他是仁只爲他未必無私心而合天理如伯夷叔齊便許他是求仁而得仁微箕比干便許他是三仁只爲他無私心而合天理卽如鬻拳兵諫他是做一個忠字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十

子胥鞭尸他是做一個孝字至若霍光之不學無術介甫之新法執拗皆是無私心而不合天理又如王莽之謙恭盧杞之清介曹操之徵名士阮胄之贈鄂王這都是合天理而不能無私心畢竟如顏子克己然後可以無私心如顏子復禮然後可以合天理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然後可以無私心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然後可以合天理然天下道理只有一個三達德若要爲仁前面還有一個智字後面還有一個勇字先儒所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也今人動謂天資愚鈍不能智又謂力量怯弱不能勇不知那一個人不智那一個人不勇的卽如鬪牌下棋自然有許多機巧貪酒好色自然有許多膽量那一個不智不勇偏是遷善改過便不智不勇可見都

是自暴自棄當初顏子說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今請諸君子也作這個想回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水繪園講義

中庸一書乃是孔門傳授心法如何謂之心法試看世間人熙熙攘攘林林總總莫不有箇心帝王也是這箇心卿相也是這箇心士庶人也是這箇心但人人有此心而不能爲聖賢者只爲有箇心沒有箇法惟是孔門師弟終日講求這箇法依了法做去然後不差所以謂之心法這箇法不是孔門杜撰出來的道理當初堯舜相傳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便是講求這箇法了人本一心非有兩物如何謂之人心又謂之道心蓋天地間只理氣二字人當有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士

生之初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了天地之理便有仁義禮智這喚做道心得了天地之氣便有耳目口鼻便不能無聲色嗜好這喚做人心人心原是不能斷絕的若斷絕人心便不是人道只是這箇人心危得緊即以飲食男女言之飲食是少不得的容易失之貪饕男女是絕不得的容易失之流蕩此處若一失脚便至墮坑落塹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以下箇危字這箇道心又微得緊人爲物欲蔽錮仁義禮智之念不過偶然觸發所謂剝之後復一點微陽不能培養擴充每每至於銷滅了所以下箇微字所以保此道心安此人心者全在學問學問全在精一執中中庸所說學問思辨此是明善工夫所以求其精又說篤行此是誠身工夫所以求其一而又言君子時中又要賢智者不

可過愚不肖不可及這是以教人執中可見這箇心法
堯舜以來相傳都是如此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
子每說性善人只道性善二字自孟子始不知原本乎中庸
中庸開口說天命之性便是言道心道心無有不善所以下
面便說率性之謂道率性便是道可見性是善的所以中庸
一部書只是教人盡性惟天下至誠聖人盡得這箇性盡得
這箇性便是仁民愛物盡人物之性便可贊化育而參天地
若大賢以下不能合下盡性必要致曲然後可以盡性如何
謂之曲此是善念發見處卽孟子所云人皆有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便是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端字便與曲字一般註中解作一偏最妙
人性本是完全的如何謂之偏蓋人善念偶發卽如不忍孺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子入井此是偏於惻隱恥爲人役此是偏於羞惡不但如此
就惻隱羞惡中亦有發見在一偏者如齊宣興兵構怨不愛
百姓而獨不忍一牛此是惻隱中之偏萬鍾不辨禮義而受
而獨不屑噉蹴之簞食豆羹此是羞惡中之偏今要推而致
之以造其極卽如惻隱一念偶然在一事上發者推而至於
事事皆要惻隱此是先儒所謂直就就惻隱一念推而至於
羞惡辭讓是非之念皆是如此此是先儒所謂橫致這箇工
夫卽是曾子隨時精察卽是孟子集義養氣可惜孟子以後
幾千年來無人知此道理直待程朱夫子輩出始發明之而
程朱以後又差錯了程朱論性分出一箇天地之性氣質之
性似覺分性爲二其實天地之性便是說道心氣質之性便
是說人心其言窮理持敬窮理便是惟精持敬便是惟一正

是堯舜以來相傳道理後來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謂之性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合了頃聞言性善之說本於子思要之實本於孔子易經上說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前性在後如何說得無善無惡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這句似與孟子相左而其實相合此就氣質論性卽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之說陽明無善無惡之說未免近於空虛寂滅了今且不論先輩是非而但就日夕所讀中庸一書細細玩味實體驗便見得堯舜孔孟程朱相傳道理點點不差只要從致曲上做去前不佞有所著聖學入門書要人遷善改過原是撥拾諸儒緒餘要人做致曲工夫今日講論一番也是撥拾諸儒緒餘要人明白這箇致曲工夫是千聖相傳心法昨日宗先生論學要從心上求陸先生論學要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從事上求已而又云心離不得事事離不得心要心與事合而爲一愚意只從致曲做去便是卽心卽事無有不合未識諸君子以爲然否

印溪書舍講義

諸君妙年令器又遇賢師涵育薰陶大成可計日而俟僕承令師謬相引重獲預今日之會不揣固陋敢勸一言在坐諸君長方弱冠幼甫成童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者也夫人有可以爲善之資與可以爲善之時而父兄失教過在父兄師友溺職過在師友若父兄督率於內師友切磋於外而德不加修業不加進過將安歸這却是子弟因循怠惰不知勉勵之罪了今卽將後生可畏章爲諸君說一過凡人孰不有後生時節聖人却說出可畏二字使人猛省須著意思忖所以

可畏處何在只爲他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正似諸君今日精神氣魄日新月盛時候從此進德何德不成從此修業何業不就卽如僕較之諸君叨長了許多年紀精神意氣日就衰鑠駐顏無術浪擲徒悲眼前接對濟濟多賢豈不凜然起懼故此可畏二字聖人自是實話設使天下後生果能乘時奮勵不敢怠荒安見前輩地位不可驀地跨越爲聖爲賢可大可久有誰限量蓋修爲進退譬如行路前面行的遲後面行的快後面的定然趕上前面的又譬如園中果木多年老幹不如新時樹藝的枝葉森發花實繁盛所以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到得四十是強仕之年五十是服官政之年那時尙爾庸庸碌碌無可稱述這人的生平究竟都量得出了有何足畏若還徹底看來不但不足畏而已錯過少年時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十四

不知學問必至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成個俗人這却便可鄙錯過少年時不求成立必至士不士農不農工商不是工商浮蕩一生漫無結束成個棄人這却又可憐錯過少年時不走正路必至流入非僻無般不作成個惡人這却就可惡後生日子錯過甚易苟流到可鄙可憐可惡境地悔轉甚難諸君且道悔之於後何如勉之於前但下學起手做工夫旣立一個必爲聖賢之志便須時時省察見得自己受病處何在著力處何在方有進步請更爲諸君言之人生資稟不同大約不過高明沈潛兩等子弟聰明的是高明一路其病常在縱肆朴實的是沈潛一路其病常在惰廢世間後生大率坐此二病縱肆之病孔子嘗言之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文公註得好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

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此卽孟子所謂自暴之人自暴者不可與入道惰廢之病孔子亦嘗言之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悠悠忽忽蠢然豈然直如禽獸依長林託茂草飛走啄齧之外別無事事所以說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豈是教人博奕乃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此等無所用心之人卽孟子所云自棄自棄者不可與入道今諸君質性馴美自暴之惡斷然不犯若因循之失蹈者常多務期勇猛精進勿使一念懈怠一刻虛廢方爲自愛卽如日紀乃策厲進修良法遵奉紀錄切須誠實勿事粉飾以欺父兄師友欺人實所以自欺已受其損於人何與惟存心既實處事不妄讀書是真正讀書做人是真正做人工夫自然綿密聰明自然開發理義自然淹貫踐履自然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五

純熟文章品行都踞第一流異日致君澤民韓范富歐事業何難再見故存誠二字乃爲學大綱領其工夫節目則不出致知力行二條今人纔聞說致知力行四字非謂爲腐儒迂闊話頭卽以爲非我輩所不敢嘗試不知此是極切實極平常的事卽如今日讀書窮究旨趣討論義理要讀好書便是致知今日做人省身克己細行必矜要做好人便是力行做人讀書豈不是極切實極平常的事諸君亦何憚而不勉哉抑樂記有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樂二物尤學者致知力行之切務然禮只是敬樂只是和卽今瞻對聖賢講論道德拜跪俯仰嚴肅有節就是禮之所在心恬氣靜出言有章就是樂之所在禮樂之實豈在身外人自不思耳僕觀令師揭示規條諄諄以聖賢期待用意良厚諸君若不存誠以立

其基致知力行以程其效朝乾夕惕期爲禮樂中人是負令師也負父兄也究則諸君之自負也後生之日不再來四十五十之年不難至清夜自念有不驚心汗背者當非人情諸君勉之

白鹿洞規講義

今日令師桴亭先生舉行歲會延請滇南文老師主講爲同志矜式不佞輩亦得與聞教澤又要不佞主講與高足弟子垂聽未免蛇足了只是旣承分師之命不敢固辭只得略道幾句與諸君子商量一商量諸君子讀先生之書奉先生之教只曉得先生天資高邁學問淵博也還不曉得二十年前一番苦功宋時邵康節先生他具內聖外王之學胸次洒落頭頭是道不知他百源山中靜坐二十年冬不鑪夏不扇費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六

了許多工夫纔有這箇境界當初吾輩講學歲有歲會月有月會旬有旬會季有季會大家考德課業嚴憚切磋讀一句書就要身體力行遇一件事就要格物窮理步步操存省察時時講習討論那時節覺得此心與天地相通與千聖百王相接未免起了妄想出則致君澤民做掀天揭地事業處則聚徒講學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如濂洛關閩諸儒一般不想時異勢殊兩願都不得遂只得杜門息交著書立言已是十餘年了這十餘年中吾輩精神日減一日人心風俗日壞一日眼見得已是無用的人了幸而尙存一息於天地之間若不將這道理明白一明白也覺虛度了半生反是得罪於天地聖賢所以今日之舉稍稍廓而大之這原是吾輩的素志也只爲不能見之施行只得鼓舞幾個人才成就幾個後

學要留這種子在天地間以待異日當初文中子設教河汾之上後來就有許多人才如房元齡杜如晦魏徵李靖輩都是名世之佐元朝自許魯齋後大興講學學校之外又有書院書院之中都置山長後來道德節義功名事業都在山長中出可見留種子在那裏畢竟還有用處所以先儒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千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這不是大言欺人實實見得如此但世間也有講學的只是模糊鶻突的多蹈襲剽竊的也不少總不曾見得開闢以來千聖百王的真道脈如今看起來這個道理堯舜禹湯相傳至於文武周公孔孟孟子而後漢儒溺於訓詁唐人淫於詩賦這個道統中絕了直待宋儒周元公出另闢一番境界直接古人心法以後周子傳之二程子二程子傳之朱子朱子集諸儒

權菴先生文鈔卷之一

七

之大成規模更自不同了朱子以後又分了支派爲象山之學者以簡易直截爲主往往流入於虛無寂滅之教爲朱子之學者不是支離破碎便是渾渾淪淪做一個篤實謹厚人沒有光輝發越氣象這個道統又中絕了雖然如此難道道統既絕就沒有人續他不成難道世界就沒有人撐持不成說到如此真覺得任大責重不是欺世盜名得的前日令師見招來書云要如陸象山白鹿洞講義利章故事如今就把白鹿洞規與諸君講一講白鹿洞規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喚做五倫除却五倫便不是道蓋自有天地萬物便有夫婦有夫婦便有父子兄弟有父子兄弟便有君臣朋友天地間只是這五件做成一個世界這五件若整齊嚴肅便喚做治世這五件若顛倒悖謬便

喚做亂世所以堯舜禹湯文武敬敷五教敷此而已彘倫攸
敘敘此而已孔子說五達道孟子說事親從兄都是這五件
儒者爲學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則有五焉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擇
善而爲篤行之地而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爲修身之要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爲接物之要這幾句無非四書
五經的話平平常常無甚奇怪文公所以揭之於壁以教學
者只爲道理原是平常原沒有奇怪若行得這幾句便可爲
聖爲賢若行不得這幾句便是下愚不肖然世間人畢竟多
不能行者只爲不能立志令師思辨錄中說得好志是入道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六

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定學問方有成功侯紀原
先生柅園學規第一條也就說個定心志人若無志貧的恥
惡衣惡食富的淫佚驕奢得意的貪位慕祿不得意的鑽刺
營謀無所不至所以諸君必先要立志若要立志這規模自
然不同自然要明德新民成已成物頃聞文老師所云不新
民喚不得明德不成物喚不得成已自然理學經濟一時並
進到此時欲罷不能了近日文宗頒行教條如先教化敦德
行崇經術端士習這幾款要人三年通經六年通史九年大
成又要冠婚喪祭服飾房舍俱以會典爲制以家禮爲訓若
能實實遵行便可成一個有體有用的大儒所以諸君必先
要立志然不佞還有一句話今日之舉不要看做社局不是
角立門戶也不是標榜朋黨只是要曉得一個爲己兩字文

老師在此講論也只爲得文老師一個已桴亭舉行此會也只爲得桴亭一個已三邑諸先生輩在此與會也只爲得諸先生一個已諸君今日聽講也只爲得諸君一個已纔說爲已則凡一切妒忌心好勝心夸大心勢利心都用不著了只是閉戶闇修真真實實做去若但是和哄過日便是欺世盜名與身心性命有何干涉料諸君子必不出此不佞此言甚覺粗淺無意味然當初象山義利章講義也甚尋常當時在座間之有泣下者可見人只是要自家感動果能感動則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不能感動便是孔孟在前日日提撕講貫也如疾風過耳茫然無得諸君今日果能感動否勉之勉之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治病說

子抱病十載支離伏枕客有精岐黃之學者入而視予謂予曰語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子標本俱病非用瞑眩之藥不能治也予喟然歎曰嗟乎今江南之病如予之一身子知之乎客曰不知也予曰坐我其爲子言之江南古揚州地也禹貢經賦其田下下今國家仰食於江南江南之民三空四盡人不聊生死亡載途盜賊蜂起豈非標本俱病歟客曰然然何以治之子曰治之之法有二請言治標之法曰定常賦以絕蠹漁夏稅秋糧固有已米一定之數矣然每歲必重定會計會計定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下之州縣往往奸胥猾吏因緣爲姦私自加派夫一邑之田以百萬畝爲率畝加本色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一升便加萬石畝加折色一分便加萬兩卽以蘇松常鎮四郡言之共田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頃七十餘畝是每歲四郡之田卽加粟三十萬石加銀三十萬兩十年則加粟三百萬石加銀三百萬兩合江南計之每歲加派當幾千萬十歲則幾萬萬矣以有限之生產供無窮之谿壑不在上不在下而但歸中飽大戶安得不貧小民安得不困田土安得不荒國課安得不缺先朝巡撫張公國維嘗語人曰某欲力清此弊故爲易知單法然單發之縣縣委之吏官吏必力爭堅執反以吾單爲誤雖懲以大辟終不能行吾法也然則胥吏之不畏上臺不畏刑罰蟠據而不可拔蓋非一日之故矣以予所知近來崑邑之徵糧更有不可言者當春夏之交插蒔未興先立限徵十分之賦時會計未定則先爲約徵約徵之數

必浮於會計之數及會計甫定而小民之所完已踰其數矣雖凶荒有蠲僅蠲胥吏而不及小民雖大事有赦僅赦胥吏而不及小民甚至米賤則減米以加銀米貴則減銀以加米究之里排催收減者未嘗減而增者則必增崑邑如此他邑可知而其弊皆本於會計之無定嘗攷周官制賦之法量入爲出後世之法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故取民有制量出爲入故傷財害民治國如治家然國之有賦猶家之有租也租有定額未聞以冠昏喪葬之事而輕重其租則賦亦當有定制豈可以科舉兵戎之故而下上其賦法當定其畫一之規大約每畝已米若干半徵本色半徵折色折色每畝出銀若干本色每畝出米若干明白簡易頒示府縣務使邑有常賦田有定稅今歲不增明年不減部臣會計但酌量國家經費緩

雍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二

急何項當先何項當後何項上納何項存留何項正供何項贈耗而於小民無與焉卽使遇蠲遇赦亦明告天下曰本年常賦蠲赦本色折色各十分之幾此法一定清官府之摺克杜胥吏之覬覦莫有善於是者也請言治本之法曰興水利以闢田疇今之言開劉河者不謀同辭矣然如何經費如何用人如何起役如何疏濬苟非規畫既定難以興此大役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郝宣之明於水學然尙有鳴鑣擊牒之事古人已事可鑒某竊有法焉建議之始卽可使上下遠近懽忻踴躍而無異議請爲君詳論之可乎劉河爲三江之一宋元以來皆用六郡財力開濬今制嘉湖杭隸於浙省或不及助則當以蘇松常三郡協開先朝曾差工部郎中朱子觀估算劉河白茆二河之數約費銀一百五十萬兩予

竊以爲其數太溢劉河之數只須米十五六萬石足矣計蘇州一郡之田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松常二郡之田二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是合三郡之田可當太倉之田三十倍也今太倉漕糧每畝正米一斗五升是三郡之田每畝加米五合便可當太倉漕兌正米之數也法莫若於三郡之田加漕米每畝五合代太倉漕兌而截留太倉之漕米卽用太倉之人夫以開劉河至於起夫則用予蔚村築岸之法不問業主而問佃戶責成於圩長而照田起夫每田二十畝役夫一人其人夫工食不必徵米入倉而後給之也漕兌之例每田出正米一斗五升加三耗贈約每畝二斗每夫給以信票許於田租中每畝先扣二斗爲工食費每夫二十畝是每夫當扣租四石也每夫用力百日是一夫日得米四升有子來恐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三

後者非情也且不計日而計畝則必一日兼二日之功是不煩鞭笞而自肯用力也太倉田八十餘萬畝當起夫四萬人此四萬人夫用之百日便得四百萬工每里一百八十丈劉河七十里當一萬二千丈其法分爲三段以四千丈爲一段每十夫開一丈四萬夫則開四千丈每段以一月爲限三限畢而劉河成矣土方之法方一丈則用夫十六工十夫一月當得三百工以土方法計之此長一丈之河可而濶二十丈其利當不止百年矣然則三郡加米而太倉獨無加派歟曰每畝加折色五釐則當得銀四千兩分而爲四築壩車戽用其一搭厰鍋竈用其二犒賞用其一可也是當於明年之春以此入告夏而定册僉夫冬而起工銓衡不必選吏督撫不必遣官但責成賢有司如白公者卽可專其任爲白公者亦

不必委任佐貳不必參用吏胥但於諸生中擇賢者數人便可襄其事信如此也雖用一州之糧而可免漕兌之苦則業主必樂於出粟矣雖有三月之勞而日高四升之養則佃戶必樂於出力矣有司不治漕而專力治河則官不煩苦矣錢糧不經手而但給信票則吏無侵漁矣不傳一檄而可以集眾不撻一人而可以成功故曰一建議而可使上下遠近歡忻踴躍而無異議也明年以此法開劉河又明年以此法開白茆又明年以此法開吳淞將見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神禹之功可復江南可富而國用可足也客曰善哉言乎子之言可以醫國吾將執途之人而告之

五祀說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是故以士大夫之家而歲正必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四

言天神地祇季春祈福於山嶽于郊社之制非禮也是謂僭誣崇信釋老建家堂必立大士三元立武像於其中非禮也是謂誕罔有故則禱於上方五聖之屬備陳水陸非禮也是謂淫惑夫非天子不得祀上帝非諸侯不得祀山川大夫有家者也士庶人有身者也非其家之所有與身之所逮則不舉焉明有品節不敢越也考之戴記曰大夫祭五祀士喪禮曰疾病行禱五祀故知五祀者士大夫通行之禮也春祀戶所以順陽氣也秋祀門所以順陰氣也夏祀竈冬祀井日用所需也季夏祀中霤中霤者即今家堂之制位中央所以崇土德也分祀者何各成其尊也合祀者何歲首歲除大祈大報人之情也伸其情於五祀而後淫祀可罷也又世俗有祀五路之舉遍於國中謂之利市君子不言利吾家世不祀五

路不以利爲利故廢之也然聞之古人祭行蓋道路之神也
五路之說殆昉於此今擬遠行則祀五路因亦定其儀以附
五祀之後居則祭五祀出則祭行遵而行之諸凡世俗非禮
之祭皆可廢也

忍菴說

梁溪湯丈潛如以忍名其菴而卽以爲別號庚子夏四月高
先生彙旃拉予爲慧山之遊遇潛如於舟中屬予作忍菴說
予戲謂之曰忍非吾儒之學也佛言忍辱老言守雌所謂克
伐怨欲不行不可以爲仁者也儒者之學以義制事以理治
心責己厚而責人薄但知己之不是未見人之有非而何所
用其忍爲潛如默然動色無以應予笑且解之曰無傷也商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豪傑庸衆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五

之分在能忍不能忍之間而已文王幽囚而演易箕子蒙難
而佯狂此其所忍者在道德管仲檻車於堂阜范雎折脅於
舍人此其所忍者在事功以至伍員吹簫乞食豫讓吞炭報
仇蘇秦受妻嫂之譏韓信甘市兒之辱留侯納履於黃石故
能遂其志汾陽含垢於朝恩故能保其身繆彤公藝以忍治
家師德蒙正以忍接物古之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未有不忍
人之所不能忍者其已事可攷也而豈二氏言忍而吾儒獨
不言忍乎哉潛如聞予言而恍然若有得也乃泚筆而書之
以爲贈云

陸宗程師程字說

歲戊子犬子遜年十三次遯年十一皆少有知覺子病其竄
於兵奔走於蘆畔水厓之間而曠年不學也身爲之師而督

責之友人李三有聞之移家於邨率其二子擘與圭從予而
受業焉吾友桴亭陸君之在城也亦攜其二子允純允正從
游於龔德章之館舍而身爲之師而藥園江君亦結茅於叟
江之西以教其子龍震與其弟之子龍翔蓋吾三人者之各
自教其子皆自今歲始也如相謀然者願予二子性好弄而
讀書又晚予之教之也於尋常記誦講論之外間進之以歌
詩習禮手容足容之節與六藝之文不過存古小學之遺意
而藥園之教其子與弟之子也棄舉業不考試之以經術治
事期底於實用桴亭之教其子及其門人也則又毅然昌明
大道考其德論其業責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術蓋兩
君子之所以教其子者皆彬彬乎大學之事焉予聞之不勝
爲吾道幸已而又深自念以爲吾三人者年皆強仕曾不得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六

見諸施行而僅求此幾微不絕者於後人亦足以見時與命
之不偶而無意當世者之所爲也其亦可悲也已夏四月初
吉石隱王君寒溪盛君同桴亭入村訪予桴亭因舉其二子
之名而問字於予且告子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而字之成人
之道也今二子年未成人而遽字之母乃欲速歟予應之曰
否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幾幾乎
成人之始矣今吾子之教其子也皆大學之事則既責之以
成人之道矣而字之庸何傷桴亭以爲然乃與石隱寒溪同
謀所以字之者而字允純曰宗程字允正曰師程噫爲二子
者可以思矣人之性無不善而習則有不同善者可以習而
不善不善者可以習而善况父子一氣之相承家庭告語之
相感尤親切著明而漸漬薰蒸不言而喻者哉東漢陳太邱

道廣心平以名節志義相砥礪其二子元方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稱眉山蘇氏工文章好爲縱橫捭闔之說其二子子瞻子由皆下筆妙天下遂相傳爲一家之學以予所聞以名節文章世其家者猶尙如是而況學聖人之道者哉其所望於其子者又豈止於此而已哉且二子亦知而嚴君所以命名之意乎純者何明道諡也正者何伊川諡也道之不行自秦漢以來千有餘年至周子而始闢至朱子而後盛然非有二程先生講明昌大於其間則前乎朱子誰爲傳後乎周子何所承受也然則二程之功顧不大哉今桴亭以是字其二子望之不可謂不切而責之不可謂不重矣雖然吾懼二子之不能無惑也二程先生同學聖人而或純焉或正焉豈無說歟曰有之朱子於明道作贊詞曰玉色金聲此純之說也於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七

伊川作贊詞曰規員矩方此正之說也又曰明道之才如顏子伊川之才如孟子此又純與正之別也雖然吾懼二子之惑則滋甚二程先生既同學聖人而或純或正其不同何也後之學者宜何所法守也曰二程先生其學同其道同其言論又同故朱子集註始別之以明道伊川之號既則削去之而非後生小子之所得而優劣焉者也然則二子亦爲其同者而已矣今桴亭之教猶之乎程子之教而無有不同者也二子能篤守之而日新月盛毋論二程卽以至乎顏子孟子不難不然而惰慢放棄終其身無聞則將有負乎嚴君所以命名之意而二子者不惟桴亭之罪人實明道伊川之罪人矣可不畏哉可不畏哉子與桴亭交踰二十年矣兄弟也二

子視子必以爲父之執也子視二子當以爲猶子者也故其
字二子而贈之言也不頌而規如此二子勉乎哉

辭玉峰瀾溪諸君援留書

僕棲跡蔚村與諸君子道義相勉接杯酒殷勤之歡者三年
於茲矣近者將謀東徙而揮泪告別僕非敢忍也家大人年
已傳家僻處東土爲人子者定省溫清之禮闕焉亡聞使垂
白之人形單影隻餬口硯田早夜以思有大痛於厥心者故
欲移家奉養冀以少盡人子之職夫僕之所以自託於諸君
子諸君子之所以不棄僕者以頗能秉禮守義無大得罪於
名教也今如遠天親而不顧則是辟兄離母而以爲賢者也
母乃刺繆乎哉昔龔安節先生避難任陽讀書困中時時乘
夜渡婁省母僕誠私心愧之願諸君子不以僕不肖而惓惓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八

慰留且欲善相勸過相規如藍田呂氏之約而責僕以講貫
提撕之任諸君子之用心良已厚矣僕何敢復掉頭而往委
隆誼於草莽哉雖然實應且慚僕嘗聞之古人矣任昭先涪
粹履道比居者擅耕其地語人曰吾自借之耳耕者慚謝還
地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
王偉元家貧躬耕計口而田或代爲刈麥輒棄之自是莫敢
復佐刈者管幼安廬於山谷避難者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
詩書陳俎豆教化行於海表王彥方分釜庾之儲救邑里之
命誨人以道使之從善遠惡遼東化之強不凌弱眾不暴寡
明道先生主敬行恕言有物而行有恆教人而人易從怒人
而人不怨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橫渠先生與人居久而
日親其治家接物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則反躬自治故識

與不識不敢以非義及之此數古人者皆不言而躬行故或
慎名節以表正人倫或守一行以激揚末俗而其極至者則
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僕之鹿鹿半生未能如昭
先之與物無競也四體不勤未能如偉元之非其力不食也
含貞履潔州閭承風未能如幼安與彥方正躬格物未能如
明道橫渠之仁爲己任也而欲博舉古今之義理闡明聖賢
之學術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適足爲有道仁
人之所羞稱而識者之所觀笑也其何說之辭焉昔敬陽諸
公以道德名節揚聲本朝今敝廬去公墓僅尋丈之間遑遑
望而嘆之所謂生爲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其在斯人乎
其在斯人乎其流風遺教猶在瀾溪於諸君子見之旦修堅
貞不撓惠甫篤實爲心白民超然高舉庸夫謹慎有節萼青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九

書記翩翩茂先溫恭有度幼玉淹雅中幾晉甫樸簡自喜雖
未及聖賢要亦一時之儁也諸君子既有爲善之資第當察
識而擴充之因其所長攷其所短沈潛者剛克高明者柔克
豈非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不此之務而問道盲人僕竊以爲
過矣亡已則有一說焉滇南介石文先生當今後學之表師
也浴德澡身老而彌篤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於悌觀其
行邈然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其所著儒學日程蓋
久布海內矣僕將爲諸君子延之尉遲廟中秉一村之教鐸
而東粵有數君子則又僕數年來相與問道考德者也倘得
文先生講論於前東粵君子嚴憚切磋於後僕亦雍容揖讓
奔走周旋於其側如緇衣之有佳持如黃冠之有香火爲僕
者亦榮施極矣僕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報李映碧廷尉書

判袂以來忽又木脫霜降日月如流良可浩歎伏讀手教知
當事有薦舉之役閣下一身爲天下所相望久矣當事緇衣
真好不介以孚此與世俗夤緣而得者不可同日語他人處
此卽不彈冠色喜亦當捧檄心動而閣下處此欲歎感泣國
破君亡之悲依然在目反使痛定思痛情見乎詞眞所謂鐵
心石腸確乎其不可拔者也但又云撫心自反未能韜光埋
炤今日之舉實所自取僕竊以爲不然祥麟威鳳必有文采
表見於世假使無才無學泯泯終身此不過醜顏嫠婦人自
棄之豈曰難能惟其具西子之容守共姜之節如閣下者斯
足重耳至於齒牙簡牘之間直言正色亦未爲過古人志行
不同則上絕交之書剖分金之席違違有之而何自取之足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十

悔耶不當悔而悔益見閣下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有難與
俗人道者也雖然僕之所願進於閣下者則有說矣夫子曰
危行言孫詩曰明哲保身聖賢之學蟻屈龍蟄以全其用今
吾黨之愛閣下者非慮回而易行而喪其所守也但恐制行
太高立身太潔觸要人之忌成周章之局耳謂宜相機觀變
稍示委蛇當事固請不妨一見謝之不必踰垣閉門爲己甚
之行此在閣下未爲屈節也天下事大約中庸不可能蘇卿
持節十九年未嘗不娶胡婦管幼安不肯仕魏承詔未嘗不
歸中國陶元亮不折五斗腰未嘗不爲飢驅文文山之正氣
未嘗無黃冠故鄉之請謝疊山之却聘未嘗不上感恩之書
也是故聖人係易之辭於遯則曰不惡而嚴於睽則曰見惡
人无咎所謂挫廉逃名儉德避難皆古人知柔知剛與時偕

行之妙用與其矯激而纏綿不解何如權變而得遂初心願
閣下三復斯言也

爲王長源與郭士論文書

學臣提督學政謂之衡文衡者平也如衡之平物也物有輕
重不得其輕重則不平物之輕重有銖兩毫忽之不同得其
輕重而不稱其銖兩毫忽則亦謂之不平學臣之衡文猶是
也文有優劣優劣不當則不平文之優劣有六等之不同優
劣當而等第稍有不當則亦謂之不平不佞承乏楚北謬叨
衡文之責夙夜勤勞不敢或懈冀得軼倫超羣之士而振拔
之自念亦曾爲諸生豈遂忘雞鳴風雨之苦所以臨試時必
存忠厚之意每遇一文則必反覆繙閱求其佳處拔之優等
求其佳而不得然後始舍之也其有疵謬者必爲之點綴一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二

士

二字惟恐其爲劣等求其免於劣等而不得然後定之爲劣
等也卽三等前後亦按其文以爲次序未嘗忽略視之蓋此
兢兢之心不敢不自盡焉耳楚地多材昔人所稱今觀郢郡
之文其閒積學者固有而淺陋鄙俗者正復不少卽如府學
千卷姑從寬政止置劣等百人若以文論則責之不可勝責
降之不可勝降黜之不可勝黜矣甚非所望於諸生也大抵
作文之法平日誦四書宜先諷詠正文次則詳閱傳註將孔
孟程朱之理融會貫通然後求之六經以潤其詞求之史漢
以堅其骨求之韓柳歐蘇以宣其氣求之王唐瞿薛歸胡楊
湯以正其體而又遇一題則細心揣摩相題之前後左右而
出之則其爲文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油油乎如山之出雲
也汨汨乎如泉之行地也是故格不論高卑而巧者勝拙局

不論大小而達者勝滯法不論奇正而熟者勝生詞不論濃淡而雅者勝俗此制舉義不易之定法也今按諸生之病大約有五一日認題不明每一題則有來路有去路句有詳略字有輕重不可苟也如察其所安題上文觀其意之所由已是在內而不在外蓋人之爲善有爲名而爲者有爲利而爲者所由既善已不是有所爲而爲然有一種畏難而不敢不爲之心未能欣慕愛樂終是僞君子故須察到此處文中有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求之於外不如求之於內等語皆是觀其所山話頭與此題尙隔一層且所安人人有之不必聖人有之文中多云自然勉強似以所安爲生知安行之安矣又此是論觀人之法非自贊知人之明或竟作夫子辨姦論者非也更有以其安所安強爲分別則又謬之謬矣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里之布一節題先王欲境內無游惰之男女故有夫征里布夫征有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今通場無一文及百畝之稅者但云力役之征而已又作此題宜先言先王何故有夫里之布厘之民何以不當有夫里之布逐一清出而願爲氓句只須後半略一收東方安作者多詳於下句而略於上句甚至牽引上文士商旅農又或云民而不氓氓而不民將民與氓二字糾纏無已皆可笑也能近取譬一節題近字正對博施濟眾而言是子貢對症之藥上文立人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心此是推己及人恕之事不能爲仁須先學恕故謂仁之方作者多混仁恕而爲一又或將題中取譬字填塞滿紙令人厭觀流水之爲物一節題此猶詩之有興體作者堆砌流水浮詞多着相語又粘孔子講不知

此是就學聖人者言之非論孔子也今夫天一段題題雖長只須發明不貳不測大意且出題偶然出此一段耳作者每云前既合言天地矣今乃專言天殊碍下文今夫地云云矣其中或有粘今字者粘斯字者有多講昭昭句者有謂昭昭亦可以爲多不識多字之義者有鋪陳日月星辰天官家言者皆爲失體若曾子則可謂養志及下節題兩若字原有分別上若字乃承上發語之詞下若字則相若之意耳或遂以兩若字相照應又題只言曾子不言曾元或反置曾子而重貶曾元甚有云曾子不教曾元以孝者何其悖也縉蠻黃鳥至緝熙敬止題中間子曰一段乃是慨嘆以儆人之意作者多云贊美黃鳥無乃說夢此之謂絜矩之道題此是覆解上文絜矩不必多講但須從此之謂三字着想便得覆解之意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三

作者一味浮詞蕪爛不足觀使自得之二句題註云提撕警覺釋振字也又云加惠釋德字也德乃在上之德作者多誤以爲小民之德欲罷不能一節題此是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欲從末由只是着力不得意思作者仍主聖道難求上講與仰之彌高節何以異告子未嘗知義至無若宋人題題似繁瑣其旨本是一貫蓋外義則必不能從事於集義而將預期其效不能有事則心必至於怠預期其效則必至於助長助長之失則無若宋人宋人原是設言非真有是人也只須收處一點作者頭緒繁多錯亂無措又多牽引宋人又或以告子爲宋人不知何據也此所謂認題不明之病也一日油腔惡套文中習氣最多套語如是不如是及量不及量或然或不然徵之於此而見其然者徵之於彼而亦見其然得

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千篇一律殊爲可厭至於重疊呼應反覆之法古文中往往有之然必須有意味可尋方不嫌重複且愈重複而愈見其妙今則不然或一疊再疊三四疊下句卽上句之意對股卽出股之意後幅卽前幅之意其實嚼蠟無味也古人作文如說難連用一難字送孟東野序連用一鳴字喜雨亭記連用一名字皆有錯綜變化之妙今則如流水爲物題有四十體字三十餘效字五十理數字日省月試題有二十七勸字今天天題有三十三窮字非挾泰山以超北海題有三十六類字此何說也此所謂油腔惡套之病也一曰勦襲雷同凡讀時文欲相其體裁玩其機法採其華藻以爲他篇步趨師法之用也非爲場中對題抄寫之資也今則每遇題之有文者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古

信筆直書致一學中有數十卷雷同者自破承至末不差一字姑但以潛江縣雷同諸卷置之四等其餘尙不可勝道強置三等猶寬政也此所謂勦襲雷同之病也一曰割裂生湊題中字有不能合一者必強而合之如察其所安則云視以觀由也或云以由也今夫天則云繫覆也能近取譬則云近譬也或云博眾也使自得之則云使振也分田制祿則云分制也或云暴汚也欲罷不能則云立卓也學而知之則云學困也或云次又也往往於破題中卽犯此病而文中犯者無數卽廩生亦然此十人而七八者也此所謂割裂生湊之病也一曰訛寫別字如固之寫故故之寫固也如並之寫并并之寫並也如無之寫勿謂之寫爲迨之寫殆返之寫反愜之寫怯范之寫甚嘗之寫常情之寫隋也此十人而八九者也

此所謂訛寫別字之病也是皆平日不肯讀書爲善或以聲色貨利亂其心或以賭博健訟昏其志故遇試則苟且草率如此使其自以爲是而不復以爲非則爲父兄者不惟自誤且以之誤其子弟爲師者不惟自誤且以誤其後學其毒將至於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其病將至於淪肌浹髓而莫之救豈不大可痛哉蓋文與行原非二物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行之表也其文而深心厚力者其人必讀書養氣之人其文而閎中肆外者其人必倜儻非常之人其文而規行矩步者其人必篤信謹守之人若其文而雜亂冗沓悖謬荒疎則其人必愚頑不肖蕩滅禮義之人矣是故聽其言可以知其心觀其文可以卜其行不佞蒞任以來刊布大小學日程社學規條小學三字經儒門五戒等書無非欲誘進諸生相與有成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今之倦倦爲諸生告者豈徒爲區區八股起見亦豈徒爲一日之考試起見耶蓋風簷寸晷之下文有一日短長其在優等者勿以一日之長而自畫當已精而求其精其在平等劣等者不可以一日之短而自沮當未足而求其足願自今以往將不佞訓戒諸生之說日日反覆玩味時時提醒警察一心閉戶讀書進德修業自然月異而歲不同此則不佞之所望於諸生文行合一之學也諸生其無負不佢諄諄教誨之苦心則善矣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婁江志序

三韓白公治吾州之四年率州人濬朱涇既成州人謂其可以代劉河也易其名曰新劉河於是乎有新劉河志又一年直指李公按吳以公爲能令公以濬朱涇之法濬劉河而劉河亦成於是乎有婁江志婁江者劉河也或曰暮月之間兩河告成官不費民不勞嗚呼何其神也故成此志者公意也其春秋所謂自序其績者也子曰否否不然公實有懼焉爾公之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用六郡之民治六郡之水已事也今予獨率一州之民而治其什之七是勞吾州以安六郡也予懼一開江經費動言百萬或頒帑或截漕先朝有言之者今役一州二十九區之佃而受粟於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其主是以豚蹄易篝車也予懼二由來命吏必遣大臣其權重其責專權重則無中制責專則無旁撓予故州牧也力小而任艱子懼三然則予之幸而成此河者皆吾州父老力也其何忍不志志之者蓋以志懼也雖然公又有懼焉公之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百年一治數十年一治所以裁成天地而節宣其氣也然興大役動大眾則必有勞則必有怨勞與怨子所不辭也或以子爲口實而過而不問焉此又一懼也天下事有其志矣難於有其人有其人矣難於有其法倘有踵子而爲之者委任非人規畫無法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蓋有之也此又二懼也婁江六郡之婁江而非一州之婁江也或遂以婁江爲一州之婁江而交相誘也此又三懼也前乎三懼懼在事先者也後乎三懼懼在

事後者也懼在事先者今幸告無罪矣懼在事後者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焉此公意也故曰公實有懼焉爾若夫成此志者爲誰吾友殷重顧君士漣也殷重佐公治河身親其事故能言之也上卷今制也下卷古迹也二邨之論附於其末者明水學之原爲萬世法也蔚村老農陳瑚序

爲王長源撰景陵縣修學序

漢高帝旣受命有天下將召諸儒改制度興禮樂時魯生不肯行乃采叔孫通議定爲綿蕞禮後世惜之以謂早有大儒如董仲舒者生於其際必能考古損益昭然成一代之制而顧權宜僻陋使先王之教不亡於秦亡於漢何其不幸哉竟陵學宮自壬午以後蕩然矣有司上丁釋奠苟且一時先師殿昔之明倫堂也明倫堂昔之啟聖祠也啟聖祠昔之尊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二

經閣也廟貌不崇祀事不虔觀者有綿蕞之歎焉直指顧公巡方至其邑拜其下而瞿然有憂之曰噫是子之責也夫乃首出俸錢以勸來者而太守馬君司李黃君暨學博諸生輩皆相繼而經營之惟恐後予惟孔孟之道與二氏異非有生死禍福利害之說可以恐懼愚惑人也又未嘗有禎祥怪異之事以鼓動天下之耳目也然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初竟陵學宮在城西南隅嘉靖辛丑柯侍御過清江驛馬鳴不進掘地得唐吳道子聖像石碣遂改卜其地今始其事者亦侍御而歲亦辛丑相去百有二十年時十二成日日十二浹辰月十二成歲歲十二成紀百二十者十二之積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今日之役豈偶然哉且吾聞其邑有異人出則泮水騰湧高三丈許有聲如雷里人相傳以爲盛事

而柯公手植聖殿前古梅一株萎且死者數十年矣今歲華
葉再榮此蓋有天助子竊謂文章之美科名之盛皆不足以
當之疑將有魁奇特達豐功盛德者出其中然後有合乎春
秋事應之指而不至爲魯兩生所笑願諸士大夫落成之日
登其堂而賦其事以予此言爲頌禱之辭則善矣

爲王長源撰孝感縣志序

古者九州有志列國有史蓋紀其疆域土田貢賦綱紀文物
之大關於國政者掌之小史外史而藏之內府而又有小行
人以適四方辨其萬民之利害逆順凶荒和樂各爲一書以
反命于王故其時天子得端冕南面而周知萬里之外後世
郡縣志率數十年而始一修甚或以爲不急之務而廢焉不
舉毋怪乎治之不古若也某奉命視學湖北竊總總然憂之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初蒞官卽下檄所司俾各脩其所治之志而還邑志踰月而
告成董其事者邑令張君擢士而成之者則沈司李宜夏孝
廉煒楊文學洪才也某讀之作而歎曰善哉志乎昔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當是時周
德旣衰官失其守二王之後空陳白馬之詩柱下之藏半付
青衿之歎先王之制已將蕩然漸滅而無有而區區東魯尙
秉周公之章能動韓宣之敬故得因春秋舊文考其真僞而
志其典禮上以存一王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是則孔子之
意云爾郡縣之有志猶是也其間風俗之貞淫賦役之繁簡
政治之得失人物之善惡皆當識其大者而其微者則宜略
焉而弗詳聞嘗以此意求之作者而寥寥乎未有其人大抵

多鋪張科第之榮與二氏怪誕不經惑世誣民之說否則侈言其山川臺榭之美詩文之富爲風雅之家登高作賦之助而無當於經國治民之用嗚呼何其繆也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煩而志寡嗟乎知此義者蓋已鮮矣今三君之成濼志也不過旬月之間而發凡起例綱舉目張封域有圖食貨有考官師有表災祥有紀有說以冠其端有論以斷其後列傳之濫者則削之藝文之蕪者則刪之國政民瘼雖瑣必錄僧綱道紀雖盛不書其事則備於前其文則損於舊網羅宏博猶存周禮之遺筆削謹嚴竊取春秋之義傳之其邑垂之久遠濼雖小亦今日之魯也後有作者舍濼其奚適乎書旣成三君徵言於某某爲之參訂一二而欣然序之旣以嘉三君之才俾不沒其苦衷而且以爲凡修志者法焉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四

爲王長源撰黃梅縣志序

某不敏奉簡書衡文楚北朝夕惴惴惟不得當是懼己而思之學臣之職非徒以課帖括定殿最而已凡事之關乎綱紀文章人心風俗可以裨益政教者皆當脩而明之乃檄下有司各排纂其所治之郡邑志而梅邑獨刻期告竣某讀之而竊有感也政治之大兵農禮樂而已梅地廣袤不過二百餘里而山林川澤實居其半高者苦旱窪者苦澇固濱江一瘠土也然而歲賦糧三萬七千有奇賦重則民貧民貧則吏困元結有春陵之詩陽城無上上之考此其難治者一也獻寇蹂躪之後災荒游臻戶無土著人不聊生獸聚鳥散剽掠四起然而旗鼓之臺不存關隘之防未復武備旣弛誰捍牧圉此其難治者二也教化久衰風俗頹敝薦紳廝養以號交呼

蒼頭盧兒皆列上坐少可陵長賤可妨貴加以好鬼信佛人病不爲致醫而專崇淫祀居喪不與哀泣而廣召異端漸漬既深極重難返此其難治者三也此三者兵農禮樂之大務也而難治如此譬如琴瑟不調當急解而更張之異日朝廷採風問俗勤恤民隱以梅邑利病臚列上聞爲之薄其賦斂討其軍實興其教化則此志也其亦王道之一助乎然則學博蕭君詮次之功與邑令徐君贊成之力亦何可沒也是爲序

爲王長源題人模樣序

昔周子論太極以謂一動一靜而兩儀分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後氣化形化於是乎出而終之以聖人主靜立人極人極者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陰陽剛柔或有偏毗而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五

裁成輔相必賴乎聖人無聖人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亦幾乎息矣予自弱冠時卽有志乎主靜之學而在苒歲月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乎初心今歲備員楚地乃得讀賀叔交先生人模樣一書其書言簡而旨約不過日用平常之理然由其道爲聖人而有餘反其道求寡過而不足誠哉其爲人之模樣也今天耳目口鼻人之形也生而有之者也有一不具則非人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之倫也亦生而有之者也有一不盡則非人矣先生所言耳目口鼻焉而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焉而已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矣而推而致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合德天地者皆不越此而得之其可以先生之言爲淺近而不之信耶世之學者讀先儒太極之書則畏其精微頭岑岑欲臥

如先生者則又忽其淺近以爲不足學無怪乎不聞道而成其爲人者之寡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爲學者勸焉先生爲誰對陽相國之贈公也相國居家清謹殉獻寇之難語云觀其父可以知其子益信

洞庭東山翁氏世譜序

昔者周公以孝治天下而親親以相及故能使周之子孫深根固本而成八百年不拔之業及其制爲周禮則推其意以達乎士大夫而有司徒以本俗安萬民而聯其兄弟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有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爲之圖正其位掌其度數凡所以教天下各親其親而使之有情相通有分相守者如此其詳且慎也翁氏之先蓋出於周昭王之庶子食采翁山因以爲氏其後譜牒散佚不可稽攷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六

宋時有承事公者以汴梁右族從駕南遷家洞庭之東山是爲始遷之祖以始遷之祖爲百世不祧之宗禮也而有十三世孫名同春字子布者能廣搜家乘尋其墜緒而修之因介吾友嚴子舜工而問序於余余覽其書而嘆子布之賢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根也其根一耳而千柯萬葉皆從此生其木之先尺寸耳而拂雲蔽日之勢皆由此起承事公之初遷一人之身也尺寸也今至於十有七世而子孫曾元不下萬指則千柯萬葉拂雲蔽日之勢也然觀之樹木者當其始也必扶之植之而後成其旣成也必沃其膏厚其力而後盛又必防其風雨霜雪正其欹危去其蝨賊而後久子布之爲是譜也猶此志也子爲之綜其條例其合於春秋之筆削者有五焉其初斷自承事公而其前名號

世次荒忽無徵則甯闕而不錄此郭公夏五之文也遠近之族或有一二不肖者其人已死則不復揭其惡此爲親者諱之義也其卓然自立者則表章數言以傳其人此善善欲長之指也出繼出贅者必謹書之此莒人滅郟之懼也子孫稱名多犯先諱則製二十字爲十六世子孫命名之始此成師兆亂之戒也而又終之曰父兄之教必先子弟之率必謹甯爲刻鵠毋爲畫虎至於明禮義遠邪慝非讀書識字其道無由其爲訓也簡而易知其爲法也約而有則譜如是可以傳可以大矣吾故序其簡首樂道其美使爲翁氏子孫者遵而行之無敢廢墜庶幾不負仁人孝子網羅編纂之苦心而自今以往翁氏之後繼繼承承以至於無窮未可量也是爲序

喻嘉言先生醫書全集序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七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體天地之意以贍人之生者莫如農扶掖回互於既生之後以不戕其生者次莫如醫二者神農氏之所兼也而其後乃分而爲二言農者祖后稷言醫者師黃帝神農吾不得而知己詩之稱后稷曰誕實匍匐克政克嶷史之稱黃帝曰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則知此二者一本之於天性而非庸愚固陋者之所能精其理也雖然苗之有疾也去其螟蟘及其蝨賊而已目能見之手能爬搔也爲醫者豈能裂肝碎腦出入之心腹腎腸而棄其疾乎則醫之由於心悟而不可以妄求也更甚矣吾師嘉言喻先生以江右名儒不應徵辟究心於五運六元之學其意以古人所謂道濟天下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者吾不難以身任之於是研極性命探賾索隱久之而恍然見其所以然蓋不待三折

肱而始喻也未幾挾其所得角巾芒屨客游於三吳兩淮之間其治療人也多奇而中人或抱異疾庸醫之所不能識方書之所不具載者先生至則了了曰若者名何證主何臟宜何藥不一二劑立起矣先生又以爲吾之有身天下之所視以爲標的也吾舊有痰疾吾身不精強則雖欲治療人而人不信不信則無功迺以參同悟真自養其身守一而處和魚游而蟲蟄謹蓋藏脩崑崙通三關集五采晝夜不寐者二十年天下乃益信爲真人得長桑君指授飲上池水見人五臟者也古今之爲名醫者亦多矣河間長於熱病東垣長於內傷丹溪長於雜證或守其一偏不能以相兼先生則無所不可大約原本內經直接仲景之學嘗以書語瑚曰醫之爲道悟則明明則靈通無礙不悟則闇闇則顛躓難行黃岐以降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八

求大悟者仲景而已其無知妄作充棟之書皆窒塞性靈之具後人爭相倚傍詖淫邪遁生心害事漫無底止致令業醫之家如蠅背天光徒鑽窗紙再四引之略不舍置可慨也已其辭反覆數千言皆發前人未盡之意而總以明悟爲本且謬以其責屬之瑚惜乎瑚之逡巡怠忽而不能盡其學也先生又見天下醫學之敗壞也慨然曰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世違違閉戶不出誤述以自見瑚嘗受而讀之爲尙論篇爲寓意草爲醫門法律尙論篇者所以羽翼仲景直究其精微之底蘊者也寓意草者其已然之明效見之施行者也法律一書巨無不該細無不貫呼寐使醒引盲使覺不得已折衷羣言於淆亂之日先生其有憂患乎學者誦先生之書明乎尙論之指則合乎寓意之用而可

以爲法不明乎尙論之指則入乎醫律之條而可以爲戒蓋先生救世利物之心至是而始極也醫雖小道豈曰小補而已哉莊渠魏先生曰通乎方伎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當今之世宜一徵周官法擇良醫數人掌醫之教分教天下之醫者誠如是也舍先生其誰歟嗟乎自天下無農師而水利不脩耘耔無法其爲飢寒惰窳者不知凡幾矣自天下無醫師而虛實不辨損益混施其爲天札橫枉者不知凡幾矣語云模不模範不範豈不深可歎哉今先生年七十矣而著書立言之志老而不倦也敢述其大略而序之世有知先生者其必不以瑠言爲阿私所好也

續高士傳序

皇甫士安晉之高士也耽玩經籍專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
雁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九

先生採古今高尚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錄而存之謂之高士傳盛聖傳今之高士也閉門教授於寒谿之上人稱寒谿先生祖述士安之志自晉至明得若干人人繫以傳傳繫以贊而又爲之續入仲連子真輩補前書所未及謂之續高士傳予讀之作而歎曰嗟乎聖傳之爲是書也其亦不得已焉耳矣聖傳之論曰高不在跡貴取乎心處士無顏曾之學伊傅之才徒然粉飾虛名傾動君相譽望雖隆胸次不淨不足錄也其持論也精其取舍也嚴如東漢郭林宗名迹並佳雅俗共契猶以爲近於鄉愿一流而不可以爲後世法豈好爲己甚之辭也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君子之持身也如執玉然洞洞屬屬猶懼或失之銜而求售於市則人以爲僞君子之守節也如處子然出門而蔽其面猶懼其褻也目挑

心招則人以爲賤是故軟美謹愿突梯滑稽俗之所歎羨也
古人恥之敖僻清狂幽憂踴躑俗之所憎惡也古人美之古
人之所是今人之所非古人之所非今人之所是此非今人
之性情有異乎古人蓋其塵俗垢穢之氣蟠固於心腹腸胃
之間是以轆轤而不可拔也吾聞張仲景之治疾也病在裏
者其日已深急用承氣湯以下之聖傳此書其亦今人之承
氣湯也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高士之行
或多出於狂狷而未必盡合於中行然而孔子生今之世則
必有取焉是則作書之意云爾雖然聖傳之爲是書也非以
治人實以自治吾觀書中所載如習靜避世不苟仕進此李
長源也而聖傳之峻潔似之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此衛大經
也而聖傳之端慤似之居常獨坐如對嚴賓則范伯珪之飭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十

躬勵行也待人均一無所愛惡則黃元吉之厚性寬中也講
經教授從學數百則似沈雲禎衣食不給屢空晏如又似林
君復惟其有之故能言之士安無所愧於前聖傳無所作於
後可謂異世而同揆矣聖傳撰述甚多是書特其一爾其地
利全書讀史彙攷諸集皆有功學者然聖傳閉戶自精未嘗
務名當世聖傳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聖傳者或寡矣嗚呼
此其所以爲聖傳歟

諸忠紀略序

昔元主詔修三史集儒臣議義例前代忠臣義士皆得直書
而無諱然讀文謝二公傳論者猶疑其未備焉蓋當變革之
際一時忠義之事往往詳於野史而略於國史固其勢也如
吾明方正學之慘夷婦人孺子能言之而尙以叩頭乞哀見

誣况其下者乎然則國史何可盡信而野史之作豈可無其
入哉昭陽李映碧先生今之陳尙書范太宰也當其筮仕由
司李入爲諫官昌言正色天下畏愛其風采自遭國變蘊藉
義憤日取其立朝時所上請諡建文諸忠疏置几案間以自
磨切己而舉甲申以來死忠諸臣撮其大節之卓犖可觀者
勒爲一書糊受而讀之爲之瞿然起曰噫九原可作其將以
先生爲知己乎非先生不能誌諸公之實非諸公不足以當
先生之筆也蓋諸公爲烈婦先生爲貞婦貞婦而述烈婦之
事必刺刺乎不休疊疊乎有味焉非然者舌擣而不得下矣
先生嘗與友人書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士君子
所守者止此一關耳此關一失可越而二則由此而三之十
百之皆所弗論豈非一守而二流流斯靡底乎婦人守此則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十一

貞而流則夏姬王后三而夫人七丈夫守此則忠而流則馮
道歷朝六而歷君十三此豈先生之好爲危言激論也哉憫
夫世士以達權通變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當前後兩朝之
變先生皆以奉使出都故免於難其不瀕於死者幾希耳然
則食人之祿而徒以一死報國諸公之不幸旣死之後有人
焉拮據其遺事而排纘之以耀後世而垂無窮則諸公之不
幸而幸也不與於兩都之變而留其身以有待者先生之幸
不獲從諸公之後含笑入地而僅載之空言所以發抒志士
仁人之氣而寒奸臣亂賊之膽此又先生之幸而不幸也百
年遺藁空山之淚徒殷一慟西臺朱鳥之味安在興言及此
不亦悲乎先生又嘗謂瑚言諸公之中某也吾師某也吾友
某也從容而赴某也慷慨而殉某也砥礪於平日某也引決

於一朝蓋以貞婦而論烈婦故其言之不爽如此嗟乎無先生之貞婦則諸公之烈婦不傳今日之傳諸公者先生矣他日之傳先生者誰歟此愚小子所以投筆而長歎者也

紀善錄序

昔歐陽子稱梅聖俞仁厚樂易未嘗忤物又盛道其所撰唐載多補正舊史闕繆及讀碧雲駮一書則往往訐人陰私抉摘瑕類以爲快且其所刺譏者皆當世之賢人君子心竊異之以爲聖俞之爲人當不若是其出於僞撰無疑也吾友邱近夫好學多聞於讀書之暇見里人有嘉言懿行則筆而志之積累歲月燦然成書其意蓋取人倫日用之間有裨學術取爲師資以自治其身而已故雖一節之美亦所不遺昔年予與友人講學叟水之濱嘗有相觀錄之記大較與近夫合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蓋雖以自治其身而其效可使人聞風興起與人爲善之志卽存乎其中若夫宅心刻深忘人之善而紀人之過流傳其說將使賢人君子永被惡名於後世所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非職此之故也哉嗚呼吾明三百年實錄多臣子頌揚之文少董狐南史之筆後有作者勢必兼收野史然嘗見史餘諸書及近日五陵註略明朝小史之作則皆誤聽傳聞而好爲指斥君父之辭其是非益繆戾不足信此又吾黨所深惡而欲焚其書者也安得盡如吾近夫者一起而正之乎

不欺錄序

歲乙酉江南民死兵燹者百萬戶其前則旱暵數年其後則水潦者數年今歲辛卯又大水天之愛民甚矣生之不得而殺之殺之不變而將殄滅之亦可哀己雖然一家行善一家

必受其福一人種德一人必食其報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况匹夫匹婦之誠有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者乎吾友諸鼎甫天資剛毅人也自戊子己丑予在蔚村相約瀾漕諸友爲遷善改過之學月朝十五則考其進退而勸戒之鼎甫與焉亡何子徙隱湖諸友各散去遂以中輟今春鼎甫感於凶歲重理前業名其所日記曰不欺錄其自序曰善事隨遇隨行惡念隨起隨滅一息尙存此志不懈善哉言乎人之恆情大都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然當流離窮餓之際救死不給則又棄禮義爲不暇治薄名節爲不足惜矣鼎甫獨能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廩廩乎有感天地動鬼神之志焉其所成就豈可量乎予故因其乞言於予也亟嘉與焉而爲之書數行於簡首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旌孝編序

昔江夏黃氏以孝行書於太史後千五百年而吾郡有兩黃孝子曰端木向堅曰上枝承祐蓋皆其苗裔云端木徒步走天南跋涉山川出萬死一生尋其二人於金戈鐵馬風雨虎狼之際聞其事者驚相傳告以爲美談梨園子弟作爲樂府被之管弦觀者莫不涕泗交頤欲一見其人而下拜之而上枝則於兵餘儉歲負土成墳葬其大父母父母兩世四殯一時執紼來會者數百人素車白馬填咽阡陌郡伯邑有司鄉士大夫之屬咨嗟歎息競爲詩歌以美其事積成若干卷謂之旌孝編嗚呼風俗之不古也其不講於門內之行久矣一二賢智之士起而矯之則必以剝肝剖股埋兒嘗糞爲孝君子未嘗不哀其志然而揆之中庸之行義無取焉養生送死

之閒竭誠致慎無過不及斯爲孝子之至而已端木之孝孝以養生上枝之孝孝以送死世固有飲酒六博貪戀帷房忘其親之客游於外而弗之顧者矣有藁葬數十年惑於青烏家言卜牛眠龍耳委其骨於荒煙蔓草而不問者矣如二子者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耶吾聞端木爲人恂恂篤謹退然如不勝衣而上枝則倜儻負氣好游俠之行嘗以武功自奮不當意則汎滄溟逃深山而不悔及端木之入滇也置酒坐之上座出橐中裝贊其行又能教其子敬旃以孝世其家蓋二子之所趨向稍有不同如此子固樂道人之善者於端木之孝旣屢見於文詞言之重書之複矣而上枝之孝尙未有以表章之也乃不揣而爲之序其編首

切己錄序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十四

暨陽張子德御今之橫渠也橫渠棄異端而從二程夫子之教德御始亦旁求佛氏者六年旣而與予相遇錫山講學東林書院恍然若悟其所以然者遂去其舊習醕然爲濂洛之學其於四子六經之書俯而讀仰而思思而有得則筆而志之名之曰切己錄慨自孔孟旣沒儒術陵遲聖人之道煨燼於秦糟粕於漢沈溺於詞章榛蕪於功利亦已久矣趙宋中葉大儒者出始起而脩明之而游其門者如五峯上蔡之徒觀其所記語錄有得有失君子覽之不能無致憾焉明興百載講學寥寥其後姚江海門有志乎此則亦漸失於虛無寂滅之學而末流所極遂有倡爲三教合一之說而無所忌憚者矣甚矣斯道之難其人也予自崇禎丁丑始與友人相約爲窮理持敬之學一以考亭爲宗而偶有一得懼其遺忘於

是有求道錄之記如是者三十年所矣然而德不加進業不加廣獨居寡偶悠悠斯世無可相告語者而不謂讀張子之書油然如水乳之相合也嗚呼豈非吾道之大幸耶張子又謂子言伊祁刁蒙吉先生杜門積學挹其風儀如光風霽月眞能以道自任者予聞其言而向往之惜乎不得同張子一過其廬而與之促席論心也

講學紀事序

天下有衣布食粟之事而人以爲怪且迂者儒者之學道是也學道非他讀書成人而已天下之人旣爲儒者有不當讀書者乎旣讀書有不當成人者乎父兄之教其子弟有不欲其讀書成人者乎人之自處有甘居於不讀書不成人之列者乎然而有人焉言規行矩繩趨尺步奉孔孟之教守程朱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五

之說則相與非且笑之其亦不思而已矣昔元承宋季理學大明去諸儒未遠書院義塾所在都有其後山長之中多節義之士而劉文成宋文憲諸先生遂皆以道學之傳佐王業而開太平然則學道亦何負於人而且有大造於天下國家也嗚呼風俗之敝也人心之媮也儒林道學分而爲二胥天下不知讀書成人爲何物而以科名富貴爲急務以聲色嗜欲爲本圖廉恥之道微仁義之風熄生心發政作政害事棄君父如仇讎視民物如草芥馴至邦國殄瘁宗社邱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予與同學數子早見其幾於十五年之前而慨然有憂之因閉戶潛脩相約爲窮理持敬之學未幾而沙溪呂石英至述其里中亦有以遷善改過相勸勉者不勝有心同理同之歎而不幸世變紛紜不得同

堂聚首而相與質疑論難也今歲之夏乃得見其講學紀事而讀之止吉嚴義利之介岱羣審誠偽之幾德公有安貧勸學之論君成有致知力行之說雅儔之重孝弟暉吉之辨聖狂拱先之矢志不欺端成之有心經世莫不篤實輝光窺見原本豈非真能讀書成人者歟此又豈科名富貴聲色嗜欲之事足以動其心者歟嗚呼此人心絕續之關宇宙升降之一大機也諸君子勉乎哉癸巳除夕作

殷介平質言序

烈皇帝御極求治甚亟時天下多故困廩殫竭兵疲甲鈍而朝廷之上方以復遼剿寇爲名征調搜括裁省捐助加派之弊政襍然並舉介平先生因著書而私論之其說大約原於王道準乎國本以爲如是則治不如是則亂如是則存不如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七

是則亡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焉嗟乎天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天怒於上民怨於下風俗頹敝人心衰息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而一時秉國成者方且務爲督責之術苟且之治朋黨比周以濟其姦頑鈍無恥以蓋其貪四方水旱兵火盜賊之患則置之膜外恬然不一動其心萬人一轍牢不可破若夫六經仁義之言本固邦甯之指省刑薄稅深耕易耨之說則其詬爲灰塵相以爲戒焉嗚呼此索靖所以興歎於銅駝郇男子辮髮而哭者也當其時天子宵旰不遑熒熒孤立擇相而相無人簡中樞而中樞不應獨先生以澤宮布衣盱衡世變借箸而籌有賈生陸贄之學而屈於時位僅爲空言不得見諸施行豈非先生之窮而世道之不幸歟今讀其書感其辭之剴切議之醅正違違爲之擊節而歎賞至於

深中當世之病使人痛心疾首而流涕歔歔者蓋亦有之今先生老而學佛且斷肉止酒頭童齒豁而無意天下之務矣予讀先生之書壯先生之志而又以悲其衰也嗟乎豈非時爲之哉

讀藏書日記序

天下治極而將亂必有奇衰之士孽乎其閒不屑爲中庸之學務爲非常可喜之論以鼓動一時一時苟從其說則其禍中於人心流爲學術而後乃及於國家聖賢當此則必正其罪而誅其人如孔子之於聞人是不幸而不得位不能見之施行則惟有著書立說明吾道以勝之如孟子之於楊墨是也又不幸而其書不能大白乎當世則將藏之名山而存吾議論於天地之間俾後之覽者庶幾有折衷焉有明當隆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七

萬之季天下治平其時之文人墨士習帖括之陳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書委諸口耳而已其黠者起而非之以爲不破除世俗之見聞不可以抒吾之孤憤不顛倒古今之是非不可以動天下之信從而於是李氏有藏書之作蓋公然敢悖乎吾儒之說而自爲一書夫李氏之爲人其詭怪桀驁不具論論其書之大指則往往醜持正而尙通變抑忠誠而揚智謀李斯商鞅皆曰名臣溫嶠王陵俱稱逆賊秦皇武后謂之聖人馮道胡廣胥爲賢者以正謹明道之論絀仲舒而進楊馬以井田學校之說非孟子而是軒轅取桑宏羊均輸平準之法則謂其病商而不病農因司馬仲達食少事煩之言則以爲料生亦能料死詆誣道學不遺餘力崇獎亂賊惟恐不至迄今論者或咎其水滸一書爲流寇披猖之祖而

不知藏書之害爲更酷焉般介平先生今之學道君子也見其書而疾之爲之正以吾道辨其舛錯而後此書之謬字櫛句筮始無遺漏夫天下之理其是非非可可否否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尋常焉而已天不爲人之好異也而日夜而月晝地不爲人之好異也而山柔而水剛人不爲人之好異也而首下而尻高李氏獨非天地間之一人乎善乎介平之言曰誠如其論用黃帝之井田則可以廢學校而堯舜之教養周公之禮樂可不設矣有五伯之事功苟卿之兵法則孔子之春秋孟子之仁義可不作矣謂呂惠卿章惇之有才韓侂胄之功可錄則新法之厲民可以不報罷內批傳旨之亂政可以無排擊而劉摯蘇轍之奏對爲多事朱子經筵之進講爲忌功矣秦皇武墨爲之君李斯許敬宗輩爲之臣而叔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六

孫通公孫宏孔光張禹胡廣馮道之徒從容論思於其列曰我以結主也我能容人也我能忍辱也我能全身以救民也而世方以爲大臣方以爲識時務有學術人欲肆而天理熄豈非藏書之說誤之歟嗟乎先生之正人心而扶名教若此此其心不猶之乎聞人之誅楊墨之辨哉雖然先生之於李氏不同世矣然讀其書而猶惡之假令生先生之時而感世誣民以竹筮矢櫛之常談詮義文周孔之心法其禍更不在史而在經也其見惡於先生又何如也

東日堂藁序

稼軒瞿公殉難之三年其宗人叔獻歸自桂林手心史一卷示瑚瑚始知公之死事爲詳又三年公之子元錫出公東日堂詩藁屬瑚爲序瑚讀之作而嘆曰嗚呼公今之文信國也

朝慕公而不得見見公之詩如見公焉昔蘇子瞻之於范文正公以不得見爲生平之恨及序文正遺稿乃深白喜其挂名文字之中以爲幸然則今有信國其人而得序其詩以挂名其中其可不謂之幸歟公之詩指高而骨秀采壯而聲烈其孫昌文掇拾懷抱於流離兵燹之餘十存一二元錫爲之詮次而錄之其中有所謂雲濤集者則自乙酉五月以至丙戌九月觸物感懷而作也有所謂松丸集者則自丁亥正月以至庚寅十月勤勞王事而作也有所謂浩氣吟者則自庚寅十一月以後幽囚蒙難而作也當今法網寬大無語言文字之禁况公之所爭者不在一時而在萬世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哀公之志而諒公之心公之詩又何必諱哉當公之留守桂林也內無腹心爪牙之臣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公以一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九

人拮据其閒左支右吾首張尾決已逆知勢之不可爲矣及乎巖關失守溶江四潰諸將棄城宵遁聞風崩角者不可勝數公獨危坐衙齋幅巾待命酌杯酒以呼天却牽馬而不御從容就義視死如飴誘之以利而不疑劫之以威而不動何其壯也今讀公之詩有云君臣千古重生死一身輕見公之識之明有云完貞方是德砥世卽爲功見公之志之定有云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見公之學之誠公雖死而公之激昂慷慨光明剛大之氣其見於詩者自在然則公之死乃其所以不死也歟史忠靖死維揚之難引決不知其處絕命不聞其辭天下未嘗以此疑忠靖之節則知公之爲人不待詩而後傳然而讀信國指南之集者輒往往唏噓感動流涕太息其關於世道人心甚鉅則詩又曷可少哉夫東日堂稿固

公之指南也

吳匡威先生詩序

瑚少從家大人讀書里塾無外傳長而受易於樽匏趙先生受春秋於匡威吳先生兩先生皆以文章志行名重海內當世所謂經師人師者也樽匏先生避亂嚶郊不幸而罹丁亥之難鬱鬱以病死已而匡威先生之弟事衍歸自蜀述先生一門死於甲申之冬獻賊之禍瑚聞之仰天西向而哭且自念爲弟子不得從其師於患難之際爲可愧也今年春匡威先生之嗣子孫祥山先生詩集屬瑚爲之序瑚乃再拜流涕而言曰嗚呼瑚尚忍序先生之詩哉先生忠孝性成意氣豪上以溫嶠謝安自許其入蜀也置酒張樂召瑚言別伶工奏精忠樂府至岳鄂王慷慨誓師音節悲壯座客人人泣先生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獨奮然曰人臣受天子命苟不能立功萬里之外馬革裹屍垂名竹帛豈稱智勇大丈夫哉將行又造瑚廬而請曰今天下爲吏良苦善事上官毋失名譽非吾志也倘有嘉謨碩畫有大造於社稷生民者而其悉以告我先生之不嫌下問也如是瑚送之江上賦詩四章其惜別章曰竊聞人臣義賢勞乃其常東西惟所使王命豈敢忘是以慷慨別揮手無旁皇蓋以道義相成也其聞成章曰吾聞江之滌跳浪多黃巾舟楫不得渡漠漠生愁雲丈夫向前去詎復辭艱辛轉念君恩重翻然有戒心蓋憂獻賊之在武昌也其道古章曰區區百里城恐非大賢路願爲張益州天子忘西顧蓋祝先生之大用也先生嘉瑚之意爲感歎者久之豈其赴官僅一年而身首異地妻孥茆廬一門四十餘人同日并命罹禍之酷一至

於此今日者執筆而序先生之詩能無痛乎先生爲詩遇物成詠不留思慮高者似漢魏次亦齊梁遺響然緣手散去故其存亦無幾虞山毛子晉有國秀集之選瑚錄一通示之而孫祥意以爲未足欲盡梓其存者可謂孝矣讀吳宮詹小傳具詳其一生行己之大略與被害之本末瑚故不再述其事而但序一時師弟之誼如此嗟乎樽匏先生之歿也野有宿草而始得哭而拜之於墓先生則并無墓可拜然先生之詩賴有孫祥掇拾其斷簡殘編以傳於後而樽匏先生之著作則零落散亂將化爲雲煙而不可問矣是則瑚之罪也夫

黃攝六詩序

嗚呼此吾攝六黃先生之遺詩也先生病時詮次其生平所爲詩共若干卷歎而言曰嗟乎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乃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手自刊定少不如意者去之存其十之五六於易簣前一日呼公瑕而告之曰序吾詩者確庵也公瑕泣稽首而受命曰唯不敢忘越三月遂奉其詩以來嗚呼杜甫有言亂離朋友盡合杳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予自乙酉以後顛顛顛願無生人之樂所藉鄉里之間以詩歌文酒交相往來者惟先生與麟士子晉省公三四人不意數年之中零落殆盡其幸而存者如省公與余又貧且老且病矣此余欲序先生之詩輒深存歿嗚呼之感爲之流涕太息而不能書也今歲庚子秋余有楚游之役所見山川草木觸物傷心忽憶先生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之句歷歷如在目前因歎先生之詩之工又不忍不序先生之詩也先生沈潛詩學多歷年所予方弱冠遇於太原家卽出其所作相賞時尚鍾譚之

學故其爲詩刻露清新頗與人同而鑪錘之妙匠心獨得則與人異己而西宦於蜀南宦於越流水聲中寒山影裏簿書牒訴之餘干戈戎馬之閒每有所得發之於詩激昂磅礴無非忠君愛國勤勞王事之語迨至棄官歸里杜門謝客蕭然如退院老僧其爲詩也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有小雅騷人之遺蓋先生之於詩至此而三變矣閒嘗以其稿示余點竄字句無慮數十次必至於極穩而後卽安宜其屢變而益上也雖然先生不獨詩人而已才健而心細智深而勇沈使其出爲方伯藩臬一方可以爲天子捍牧圉飭吏治然而仕不過僻壤官不過州牧文法拘牽不盡其用識者已卜朝廷之無人而天下事之不可爲矣百世而下誦先生之詩讀宗伯之傳論其世而知其人其將有感於斯焉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陸桴亭詩序

吾郡之友與予稱性命交者多不過數人其人皆聖賢豪傑之徒而其感時不遇發爲詞章又皆卓然有以自命予生平喜道人之善凡詩文之有一言合於道者不靳爲之序以傳其人而獨於此數人者則皆未及爲以不敢苟而爲也日者衰老而多病廩廩有溝壑之憂於是乎將次第及之而首序桴亭之詩蓋予與桴亭生同里長同學而交又最早自束髮時吾兩人者見天下多故人才寥落卽有高視闊步之意必欲爲當世一二人而後已而桴亭天姿英邁凡五經六藝諸子百家之書以至於三才萬物變化之情狀莫不究悉其精微而貫通其指要其於經世之務匡時之略則原本王道斟酌古今而著爲成書確然可見之施行人見其應於外者不

窮不知其足乎內者非涉獵之才記問之學所得而望其涯
涘也其爲詩也少時卽有會於風騷比興之指而古風則取
材於漢魏近體則得法於李唐及乎弱冠以後潛心明體適
用之學詩歌小道非其大志所存然閒一有作則能杼寫其
中之獨得而爲尋常思慮之所不及古今之論詩者亦多矣
其最有得者莫如司空表聖嘗自擇其詩而論之曰飲食之
味必資鹽梅而其美則在鹹酸之外今其詩具在誠如其云顧
其所論者詩焉而已而未嘗關於性情學問之微天下國家
之大也表聖蓋唐末之有道君子要其所見止於如此不可
以例其餘乎然則使桴亭與古今人角立於詞壇之上出其
偏師賈其餘勇卽足以摧鋒陷敵制勝千里譬猶齊晉之君
主盟中夏雖強如秦楚且不敢與之匹敵而况於曹滕邾莒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乎學者卽其詩而求之庶幾乎得其詩之本焉而如以詩人
目之未爲知桴亭者也予於桴亭思辨錄序旣詳言其人之
本末矣今復序其詩以傳之夫桴亭之人可自傳其詩桴亭
之詩可自傳其人蓋不待予言而後傳而復序之如此者亦
以曉世俗之目論者也

周倣文詩序

果實之中有橄欖焉田父見之而大嚼惡其酸且澀也擲諸
茅簷之上久之而津津乎其有味也爬搔而求之則已不可
得也蕭閒恬淡之士世或目爲無用而卒不可少者其毋乃
與之相類也歟吾嘗讀高士傳有牧豕自贍者矣有風雨
閉戶十日不火者矣有却絹而婦無禪有織屨爲業而置之
路隅者矣當其時豈無王公大人紆青拖紫乘時顯榮然皆

漸滅而不傳可傳者僅此無用之數子誠以其蘊義生風世
果不可少其人也况當變革之際人倫道盡而有人焉堅不
字之貞守肥遯之志如淵明之偃臥瘠餒如叔夜之頭面常
一月十五不洗其有關於風俗廉恥之故又何如耶吾友周
子倣文狷者也當其少時卽峭獨而自高兀稟而寡與其爲
制舉業也鏤心濯腸不屑隨人步趨而自成一種幽深微妙
之文袁子幼白見而好之以爲羅文止章大力之流也其入
學宮最晚連不得志於有司然倣文不以是貶其志世之作
者五經諸子史漢六朝優孟衣冠變更百出而倣文不以是
改其學有以自守泊如也端蒙作噩之夏遭逢世故遂棄其
經生業屏跡於荒郊寂寞之墟躬執耒耜蓀茶刈禾揮汗赤
日之中荷囊凍雨之下意態尙羊殊自得也客秋相遇於陸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十四

子道威之館舍見其齒危髮秀面目黧黑無復向者儒雅風
流之狀蓋居然一老農矣問其年曰五十也問其田曰十畝
也問農事之閒則何爲曰吾賦詩以自樂也噫如倣文者豈
非世之所目爲無用而終不可少者歟夫羅冰雪於洪鑪之
上火不滅則水乾不能以兩存者其勢然也蓄猿鶴於藩籠
不決而出則將枯槁不食而求自斃者其性然也以倣文之
爲人卽使其當無事之日而置之於塵容俗狀之前吾知其
必且瞪目仰首無一可其意而况乎其在今日歟百世而下
或有誦倣文之詩者亦可以論其世而知其心已矣予故爲
序之如此嗟乎倣文與盛子聖傳同出於四明錢先生之門
皆先生所得之以弁冕多士者先生旣餓死於海外之琅琪
嶼而二子者亦皆焚其衣冠甘老邱壑可謂不辱其師者矣

此又端人取友之論子輿氏之所致歎於尹公他者也

孫雪屋詩序

雪屋先生孫子長閉戶讀書行成名立垂三十年有司貢於天子之庭將爲世用有日矣一旦遭時之變退老虞山之下著書教授日以詩歌自娛子見其壬辰歲暮之作而心慕之從而和焉子長見之亦以子爲有心人交相慕也丙申夏遇於江上班荆握手權若平生相與弔故侯之廢壘搜義士之遺蹤唏噓慷慨且歌且歎盤桓累日乃別去忽忽又七年矣今歲之春叩其居而訪焉則子長之詩卷帙日富已鏤版行世屬子作文以序之嗟乎子長功不得背時而盛名不得違俗而彰假令吾黨生全盛之朝出其才力以報所受吹笙鼓瑟爲王國之嘉賓夜寐夙興爲封疆之能吏其意氣豈不壯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五

哉不幸而丁崇宏之季鬱鬱不得盡其用而僅爲黍離麥秀之歌細柳新蒲之哭蹙口出聲以鳴其不平此固世道之悲而亦吾黨之窮也當子長上都門時載筆囊書腸肥腦滿往往以賈誼公孫宏自况燕齊道中懷古傷時諸詩念一人之憂勤閔四方之未靖慨然有昔人攬轡澄清先憂後樂之風見當世士大夫處爲遠志出爲小草子長目笑之久矣此其志豈易量哉曾幾何時而九廟震驚京師淪陷至於半壁江淮收合餘燼而朝綱濁亂時事日非讀其北望長號之篇拒虎溝鷹之句雖以是見子長之知幾而天之窮子長也則已甚矣雖然先儒有言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者也昔文中子遊長安陳太平十二策已而垂翅東歸返先人之敝廬彈琴講學於白牛溪上續素王之業以教其門弟子皆斐然蔚爲名

世之佐使文中子用於隋其所成就未必卓卓如是然則天之所以窮子長者乃其所以成子長歟子故因序子長之詩而論及之不獨以信子長而亦聊以自信也

晚香亭集序

子觀雄偉奇特之士遇則建大功成大業震驚一世不遇則伏處巖穴甚且託跡於屠沽市販之間而人莫之識然其光芒意氣亦必傑出於儕伍中時時發越而不可遏又必有同類者倡子和女而爲之相後先焉友人陸子鴻逸魁梧奇偉聲若宏鐘嘗得異人術精壬奇知戰略先機觀變雖古智士不能及鴻逸固饒經濟才而遭時不造隱於市貿易之暇垂簾讀書曉經史大略年四十始學詩往往有驚人句晚益高老以晚香名其集崑山歸元恭嚶城陸菊隱同里藥園桴亭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美

寒溪輩亟稱之四方知名士皆樂與之交舟車絡繹春秋無閒日於丙舍築室三楹顏曰春星草堂鴻逸逍遙其中邀二三知己日以吟詠爲事大抵撫今追昔觸物興懷之作居多鴻逸旣善詩又探性命之窟歲戊子同人與講學會每月朔必考德課業鴻逸則辨論風發切中事理宜桴亭以爲不獨有英雄之資且進於聖賢也昔者嚴君平王君公之徒拂抑困屈於塵市天下後世咸服其高蹈曠達然未聞盡以詩文學術表見於時今鴻逸兼而有之其過於古人蓋亦遠矣子爲詮次其詩殆不勝選僅錄其十之一二以見其志云

陸桴亭論學酬答序

子與桴亭生同里總角卽相締結爲文字交且三十年爲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閒子與桴亭聖傳虞九共期

爲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軌相約曰我四人外幸毋使聞知非好爲祕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懈吾黨進修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爲但時時目爲迂闊耳顧子與桴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爲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申酉之變予避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父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桴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蓋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

在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七

之同道之侶已不下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繇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子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

減庵文集序

子年未弱冠卽交王子減庵時王子少子五歲讀書過目輒成誦爲制舉業下筆千言颯颯如蠶之食葉又好爲古文辭有志於唐宋大家之學一時見者皆驚異之不數年學問益廣著述日益多申酉後閉戶不出乃究心於性命經術之書其於四書五經大全則有補有續於史則有集斷於經濟則

有類編以及語錄奏議之屬皆有纂述用以補先儒之缺略
綜歷代之典章今讀其諸凡自序之文而可以窺其大略也
夫本朝試士之法前場欲明道理卽安定先生之所謂經義
也後場欲通世務卽安定先生之所謂治事也明道理教之
以明明德也通世務教之以新民也原立法之初意豈不欲
家弦戶誦率天下以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而其後乃僅以
爲無仕之階梯剿襲蔓衍而不適於用亦可歎矣王子獨於
悲天憫人之餘俯仰憤懣之日而能以刪定修述爲己責讀
其序而知王子之志蓋將在乎孔孟之絕業而痛斯文之欲
墜也在易井之九三渫而不食則行道之人皆以爲心惻王
子處井渫不食之時而備王明受福之用身否而道則亨此
王子之志也吾觀當世之人遭時之變類多窮愁淹頓局高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天而踳厚地不則飲酒賦詩樗蒲六博以終其年甚者溷跡
於屠沽市販俳優戲弄之中以自放廢君子聞之往往爲之
撫時而太息乃王子之遇彌窮而讀書之志彌壯其陽明剛
大之氣發於文章而關於世道此所謂望而可敬者也王子
性鯁直中無城府有所不可輒義形於色不避忌諱其論交
也非薄子張而喜子夏使其當隆盛之朝居臺諫之任吾知
其必爲唐子方鄒志完之流無疑也而不得盡其志豈非其
命歟雖然王子兄弟數人爲持其門戶或計偕入燕齊或爲
博士弟子員走金陵應貢舉彳亍風檐之下而王子獨綈几
簾閣左圖右史伸紙舐墨於古人之閒其亦天下之至樂矣
窮通顯晦之故又何足以動其心耶王子之文澹蕩容與變
折不窮大類歐陽子然有見醉翁亭記藁者字竄而句削最

後乃得環滁皆山也五字而王子則信筆直書文不加點疑又爲歐陽子之所未及也

菊隱先生文集序

菊隱先生者吾友陸子默庵也默庵抱道守貞生平百世之下而尚友元亮於百世之上采菊以自給人稱之爲菊隱先生云子交於賢人君子眾矣大都聰明怪偉之士豪氣伉浪不屑以咕嗶爲業其有志好古則未必能援經據傳會萃指要而爲之疏明其得失卽或如是矣未必能以古人之行己者體諸身而勉之又未必能見之於詩與文之中以炳耀其聲華也蓋當世之學者如其難也而默庵則不然綜其爲人孝友於兄弟篤於師友外無町畦中無城府夸世釣奇不屑爲也其讀書也向夜則然燈帷帳擁被匡坐先朗誦數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九

百通章句爛熟而義理自出晝則手鈔註疏條分縷析鉤貫成編而一斷以己意其詩則以穩順聲勢爲主然後吐爲金石之音江河之氣其文則原本六經兩漢而上下馳騁於歐蘇大家之間由是觀之可謂好古而能疏明其得失者也以古人之行善其身者也以其所得出之而見於聲華者也然則默庵之詩與文非詩與文也學也學也者道也道者天下之所公而默庵則先得之先得之而私爲獨有不推以與人共得之非默庵志也而惜乎命之不偶俯仰人世有不得盡其意者而默庵亦將老矣雖然退之有言化天下莫若口傳來世莫如書默庵雖窮而其書具在它日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它日苟有聞風而興起者則一時之顯晦尙何足道哉

古今四書論選本序

猶記二十年前予與同學數輩講道吳江之上慨然而歎曰
嗚呼天下無人才久矣人才之難制舉誤之也制舉之壞由
八股也八股之弊有二揣摹口吻則拘牽文義不能自言所
得以求合乎聖賢之道專尚排比則束縛於對偶聲律不能
引伸觸類曲暢旁通而發揮其指趣今當變爲論體上下古
今百家諸子皆得縱言無忌使其人之心術學問顯顯然見
於言語文字之間如胡安定之於程正叔歐陽永叔之於蘇
子瞻皆因其論以得其人庶不悖乎古人明試以言之法滄
桑改易人事悠悠不謂斯言驗於今日也昆湖毛子華伯諾
賈人之請搜其篋衍得古今論若干首選而授之問序於子
予爲之申前說以告之曰今天下何患無人才患不能教養
之耳古者教而後擇擇而後用後世止求詳於取士之法不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求詳乎教養之法非法之至者也周禮以三物賓賢孔門以
四科立教求之近代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伊川有太學分
教之說考亭有按年讀書之議皆所謂教而後擇擇而後用
者也予猶及見洪武初年試錄以四書五經疑義課士未嘗
拘拘八股不知何以一變其法遂相率爲程文熟爛之習而
不適於用良可歎矣子之爲是役也固將以爲後學之津梁
也十三經二十一史子家汲古閣之所梓而行之海內者也
使學者讀此選而求進焉博聞強識嗜古通今蔚爲大儒則
子之功也不然勦襲陳言徒爲苟且功名之地則是上之人
求之以實而下之人應之以名其視向者程文熟爛之習何
以異哉予蓋因華伯之選而告以本末輕重之辨如此倘有
笑予者曰君雞皮老嫗也東鄰之女理其嫁衣於君何與而

語之以紉箴補綴之法則予有泚然汗下而噤不能出一言也已

李忠毅公落落齋集序

瑚十歲則愛讀李忠毅公制舉業已而聞公立朝抗章論魏闡死詔獄見德州道中誠子書君臣父子之閒纏綿篤摯每爲之廢卷歎息公死二十年而國變又二十年而公之子遜之捧其遺稿踣門而屬序於瑚瑚於是焚香正襟莊誦數四因其書以想見其人而後知公之不可及也古之忠臣義士直言敢諫仗節死義載於傳記者多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等死耳其有難易之辨者何也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夫氣動物也而善養則主乎靜武侯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能靜而後能動龍潛而勿用必其見而躍者也鳥三年不飛不鳴必其驚人而翀天者也公之爲人自其書生時閉戶誦讀卻行側立恂恂如處女可謂能靜矣服官之日不名一錢情不離山水口不忘忠孝其遊白鹿洞詩云至理悟消息達士直云靜由此觀之公平日之澹泊甯靜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者爲何如哉而世之稱公者但知其蟬脫汗泥爭光日月而不言其樹立之有本蓄積之有素則亦耳食目論者之爲見矣瑚故讀公之書而獨推原其學術如此嗟乎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當公之時天下尙全盛然外有疆場之驚而內有朋黨之禍公已逆知其必壞也故極論天下之勢謂以三患者三病確然有履霜堅冰積薪厝火之懼向使

公言得用而志得行及其病未中乎膏肓而求良醫以救藥之或不至於山傾谷圯魚爛土崩事未可知也其憂在二十年前而其驗乃見諸二十年之後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此公之所以爲不可及歟

澹甯齋全集序

昔西漢之世天子喜用經術儒雅之士故其臣如谷永劉歆輩皆以博古知名而爲國家決大事定大議不免依阿諛忍以誤國是唐貞觀時如王珪魏徵遭逢明主上下相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忠於所事矣而其先則委蛇以失其身乃若梅福嚴光高尙其志足以使人聞風而興起而竊意其介然獨行之性其出也未必有爲而其處也未嘗著書立言以萬世名教爲己任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古今以來篤學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勵行才全節備之士何其難哉以予所聞表表有以自見者猶尙如是而况其下焉者乎昭陽李映碧先生少登進士以司李考最天子臨軒而策問之擢居諫垣先生受恩感激大司寇不職上書箴規左遷於外會司寇以罪廢上念先生言復召用先生已而奉使淮藩遭國變復命南都首建議贈諡開國靖難諸忠臣見時事不可爲遂叩心絕氣泣血呼天返其初服矣悲遞以後侘傺鬱抑無所俚賴於是杜門著書手不釋卷積累歲月詮次成帙屬瑚序之瑚讀之而喟然歎曰大矣哉先生之人先生之文乎先生之人天下不常有之人先生之文天下不常有之文也人之於父母也其親疎孰與君然而喪以三年爲斷謂其情之有所極也終身慕父母則孟子以爲大孝謂其有異乎常人之情也先生之喪其君也

數十年於茲矣而涕泣悲痛之懷未嘗有時而或釋其見於
筆墨之間者惓惓皆不忘其君之言也非終身能慕者耶先
生美丰儀善談論每與瑚攤書燒燭援据經史抉摘同異貫
穿錯互舌如懸河比年以來纘言日富屬辭比事微顯闡幽
往往出人意表而其好惡是非一軌於正今讀其集有論古
者有述今者有奏之朝廷有上之史館者有書國家用人行
政之大有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細者雖壽之棗黎十未
四五已足以衣被海內沾丐後學矣嗟乎當世士大夫受國
恩而食舊德如先生者蓋亦不少矣而不忘其君先生一人
而已耳先生之孜孜著述非徒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
蓋痛明堂之不祀懼文獻之無徵將以此區區者報君父之
德而盡臣子之心也先生之人豈非不朽之人先生之文豈
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非不朽之文哉瑚是以不辭固陋而爲先生序之若此後世
有好學深思之君子誦先生之書論其世而知其心其必歎
慕先生爲百世之師而以瑚言爲徵也

聖學入門書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
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牯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
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
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
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
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
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
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揉於其間

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眾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確菴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宗社化爲邱墟詩書委諸草莽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遜跡蔚村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

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合邇邇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確菴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嵇人全秦游草序

子閉戶數十年忽思吾且老矣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其爲名山大川者何限白首而不得一寓目焉亦此生之恨也庚子春於是乎有淮南之役涉江都走昭陽抵雒皋而返孟冬復以吾友長源之招扁舟至武昌前後共得詩二百有奇頗能言其叫呼無聊欲歌欲泣之意雖未合於道然而使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始知人世幽憂結轡之疾必得江湖草木以盪滌之人生飛揚跋扈之氣必假大塊之文章以助成而洩越之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之徒窮年東走西馳席不一煖無惑也錫山嵇子相遇於黨岫堂中相知甚歡恨相見

晚也先三年嵇子自略陽歸風雪之夜明燈促席輒爲子述其勝游之概黃河之大函關之雄玉女之高棧道之險睹阿房之遺址歷岐山之舊封彈箏叩缶尚有秦聲玉枕金魚已無漢寢爲之喟然而嘆慨然而思心動色飛直欲置身其間如衛公之叫西岳大王而李笙之遇驪山老姥也然雖嚮往之已不能至矣旣而嵇子出其篋中詩一卷則自秦中紀其瀏覽所及撚鬚立就者也予讀而樂之昔宗少文圖畫山水以當臥游今子得嵇子之詩以爲坐游嵇子樂其樂而余樂嵇子之樂無車馬跋涉之勞而有風物流連之美較嵇子之所得不又多乎余故書數言弁首以拜嵇子之賜嵇子爲人質直而平易學道人也君家叔夜吐論疑神晉之賢者而才多識寡不免於亂世君子惜之今嵇子恬憺自得蕭然遠古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有屈平之騷而無其黷有梅福之潔而去其名知其志念深矣區區古人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孫岷自遺詩序

子向聞虞山有孫岷自者隱君子也欲交其人而未果亡何岷自則以窮死其執友陸勅先哭於其家搜其遺文得詩若干首選而存之屬子爲其序惟岷自之爲人勅先記之詳矣而勅先之所以不朽其友者則獨有感於子心也勅先之意蓋以岷自耿介絕俗義心苦調世之人有不得而知者不及今錄其詩以傳於後天下遂無知岷自者矣嗚呼勅先之心至於如此夫世之治亂時也人之遇不遇命也君子以道受命岷自不得志而窮窮而且死其於時命庶幾安之非以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曰吾道固如是爾然苟卿有言儒者隱

於窮簷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昔者趙宋之亡謝皋羽鄭所南之徒皆以窮死而作爲詩歌抒其孤憤埋藏於空山智井之間易世而後出古人亦未嘗不欲其有聞於身後也然則不得志而窮窮而且死死而不求名者岷自之自爲則可耳以朋友之義言之豈能使其沒沒無聞與草木同腐哉此勅先之所以流涕太息而不能舍然也嗟乎賢人君子遭逢世故顛顛憔悴叫呼無聊不得一信其志而至於死者何可勝道惟其人有岷自之行而無好友如勅先者爲之掇拾其殘篇剩句以傳於後故其名姓不登於史策由此觀之勅先之高義又曷可少耶子故序其詩不復論岷自之爲人而特爲勅先三致嘆焉俾後之觀者知當此之時尙有篤於友道全其終始者也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送林衡者序

三

讀史至漢季三國之際豪傑之士何其眾也蓋天下治平四海晏息庸夫濁子擢高科被榮祿蠹蝕於天地之間而奇材異能之士往往伏匿而不出或老死於巖穴者不少矣及其遭亂兵戈饑饉襍然並至向之富且貴者皆縮首屏息而後頽垣破屋之中晦冥風雨之下波濤車馬之間始有人焉如穎脫而出也今年春吾於淮徐得一人焉曰萬子年少萬子生而能言長而多聞經史之書無所不讀星輿樂律射獵擊劍三式九章岐黃之術以至書畫雕篆之事無所不精其足跡半天下嘗走濟南觀趵突海上候蜃市陟泰山日觀摩挲無字碑跡江汴河渭漢唐入關故道子一見而心異之欲從而與之游不可得未幾聞海有林子衡者挾其師石齋先生

之學暨其自著詩古文詞徒步而來其爲人修志行重然諾
負氣不羈述前人忠孝節義之行輒鳴嗚欲泣其下筆疊疊
數千言義手立就爲予言吾將入白門登鍾山南湖鄱陽洞
庭觀高皇帝之創業中山開平戰鬪之處東至於齊魯拜曲
阜之墓乃返武夷下建溪築室九鯉萊溪之旁著書樂道待
天下之清嗚呼可謂壯矣吾友陸子桴亭與言萬子之才林
子色飛神動欲過其廬而見之屬予作書以道其誠吾知二
子必有合也夫學問之道體用不可偏廢以林子忠孝之性
與萬子經濟之才相遇而益奇相得而益章斯亦天下之至
樂矣予生平無他好惟朋友之懷常結於心惜乎抱疴掩關
如穴蛩禪風不得從林子之後而周旋論辨撫掌歡笑於其
間於其將行爲序其事因借隱湖主人之酒酌之以爲別

確庵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送家藹公歸上谷序

藹公天下士也不得見者十餘年矣今秋忽拜予於牀下子
病甚驚躍起急呼兒子酌酒爲藹公壽酒半藹公言曰天下
大矣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人生其間渺然如蟻蠓而足不踰
房闔耳目睹記不越尋丈之間惡足與言天下事哉予聞其
言爲心動者久之已而出其南遊詩一卷述其渡河以來山
川人物廢興代謝之感爲之仰天而歌歌罷又繼之以泣也
吾觀古之文人如杜甫韋莊之在蜀皮日休之在吳羅隱之
在越大都以詩歌文酒蕩其不平而寫其幽思然其人皆有
故鄉之痛年至之憂故其爲詩多悲天憫人傷窮歎老之作
今藹公齒方壯結客少年塲所至傾動城郭車馬閑閑彎弓
挾矢意態甚都其南遊也有紉編之歡有茶筍橘柚之美有

笙歌畫舫花臺月榭之樂以今況昔似謂過之矣而藹公意不在此乃退而求友於荒江之畔吹簫織屨之徒所慨者風俗人心所談者忠孝節義此其志詎可量哉宜其爲詩激昂慷壯欲起韋杜皮羅輩於千載之上而與之抗也藹公家本江南其先世以武功占籍保定大父太守公以織造事忤璫李實而大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及其弟仔及其妹與侍婢四人一時同死李賊之難蓋藹公之學得之於家教者爲多故其負氣卓卓如此耶山之峰尖銳如削而皎然玉立藹公其足當之矣吾於其行也贈之以言而卽弁諸詩卷之首聞同郡有孫徵君鍾元者有德而隱者也藹公歸其以吾言告之

送二勝和上遊武夷山序

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昔予弱冠時與友人遊澄江之鵝鼻背臨高巖瞰大江波濤洶涌中石纍纍人立距岸丈許予躍而上之同行者望見皆震懼股栗予方健如犢捷如猿左右顧盼坐聽鏗鞳之聲長嘯自得不以爲意也荏苒二十餘年身經喪亂憂能傷人頓成衰老前歲九日爲馬鞍山之遊攀南厓而踰北嶺前推後挽幾不得度比又善病四體緩散雖康莊平陸且頭搖搖欲仆矣始信人生少壯幾何祖士雅之擊楫陶士行之運甓蓋皆欲乘剛銳之氣及其鋒而用之不然功業未建夕陽西流劉越石之詩可堪多讀耶矍矍勝公子之方外交也感憤世變焚其儒冠而逃於佛其道然自得遺棄外物久矣獨山水之癖不能舍然於心又有濟勝之具芒鞋布襪一笠一瓢徒步百里不以爲困嘗遊莫釐峯未幾又遊黃山入虎穴躡雲

梯登頓絕險置身三十六峯之上遊必有詩詩必有紀今又將有武夷之行作書告予言別其年長予三歲而筋骸之健意氣之盛如此使其遭逢盛世尚足以馳驅王路而有餘力今不幸而爲浮圖弟子徒奔走跋涉於山顛水涯之間以張其精神而耗其歲月豈其亦有不自足於中者耶予愛其志之壯而惜其時之不遇又念予之早衰不得策杖相從於其側爲可歎也於其將行乃書此以送之

優閒守鑿隱庵序

吾友勝公入武夷不返其所居鑿隱庵屬其高足弟子優閒爲之守乙巳九月勝公坐脫於南山禪院優閒聞之爲位而哭心喪三年今歲九月過蔚村俛首蹙額涕交於頤向予再拜而請曰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勉脩祀事顧念此庵雖僻處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四

荒江實吾師靈爽之所憑依某貧且病又疲於賦役岌岌乎不克終是懼先生其何以教之嗟乎師弟子之道廢久矣心喪之禮自孔孟以後僅一行之於漢儒厥後無聞焉而今復見於優閒其過於世之儒者遠矣猶記十年前曾與葛子橘庵呼子德下徐子季重輩私祀陶朱兩先生於西藥師殿已而僧人沮撓中廢不舉勝公之志猶陶朱也將與同邑諸君子議割鑿隱尋丈之地奉兩先生暨勝公於其中而以優閒世守其祭不亦善乎敢書此以質之同好

乞米奉養萬夫人序

崑山自昔稱望縣鄉大夫士皆修譽聞重名節勵廉恥而自甲申乙酉以後疊遭兵戈饑饉之慘益爭爲任俠好義急病讓夷之行此雖其風俗之厚亦二三君子有以維持振起之

而致然也黃岡懷侯萬公邑之舊父母也其夫人暨猶子以公故牽連郡獄邑人聞而流涕曰公邑之舊父母也吾儕畏國法無孫賓石之複壁以免公於難顧其夫人何罪其猶子又何罪誰能以王政不孥之義上告者乎晉子卹功投袂起曰噫吾志也乃偕徐子蔚公戴星涉冰徒行百里哀號呼泣於郡伯之庭郡伯義二子之爲如其請諸子合甫盛子珍示葛子瑞五相繼爲子述而歎之已而合甫又謂子曰公邑之舊父母也此豈獨一二人之責哉今二子旣爲其難者矣而或使之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子其爲我序其事以乞升斗之養於鄉大夫士鄉大夫士當有應者予惟公之爲人也甫踰年而流風遺愛猶在乎人不幸身當時變有中山狂人之事斷頸絕脰而死曾不能庇其妻子以至幽囚桎梏之不免確庵先生文鈔卷之三

望

焉亦可悲矣而猶賴有卹功蔚公二子無所顧忌疑貳而爲之周旋上下於患難之中乃合甫之意又欲鄉大夫士分載其半而使二子無獨爲君子之恥此雖一事而其所以維持振起乎風俗者顧不大哉予又聞公有僕三人尙係於獄而胥隸某某輩朝夕供餼饘無倦色嗚呼人之欲善也如是是皆不可以不書者也

